

FOREWORD BY KEVIN DEYOUNG

凯文·德扬作序

PRESBYTERIANISM

长老制

SEAN MICHAEL LUCAS

肖恩·迈克尔·卢卡斯

BLESSINGS OF THE FAITH
信仰的祝福

肖恩·卢卡斯清晰地展示了长老制原则与实践如何成为祝福。这些原则显明了上帝的恩惠，可以规范我们共同的生命，并能极大地帮助我们参与上帝的宣教使命。我极力推荐你以卢卡斯作为向导、以本书为镜片，来看清长老制对上帝的子民是何等宝贵的祝福。

——**迈克尔·艾伦**，奥兰多改革宗神学院教务长，系统神学约翰·戴尔·特林布尔教授

肖恩·卢卡斯的《长老制》是赐予教会的礼物，以简明易懂的方式介绍了定义长老会身份的核心信仰。卢卡斯对教会历史有深刻的把握，这为他的论点提供了可信的依据，使他能以清晰和深邃的方式阐述长老制在神学与治理上的丰富性。教会将会发现这本小册子是与渴望探索长老制真谛之人分享的宝贵资源。

——**特伦特·卡斯托**，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圣约长老会主任牧师

肖恩·卢卡斯有力地论证了教会治理观如何与圣经整体教导、每一项基督教教义及基督徒生活的各层面紧密相连。他已写成北美长老会最杰出的历史著作，现在又给我们一本关于长老制的精彩导论。无论

你是终身的长老会信徒、长老会牧师，还是正在探索长老制的人，甚或对长老制抱有疑抱虑，阅读本书都会使你备受鼓舞。你的朋友也会从中受益，因此请务必多备几本与他们分享！

——**安德鲁·J·马丁**，圣约神学院系统神学副教授

论及长老制信仰真谛，无人能出肖恩·卢卡斯之右。此书堪称其代表作——文笔隽永、条理明晰、引人入胜、鼓舞人心，既有真知灼见，又有生动例证。所有长老会信徒都当珍藏此书，所有长老会牧师都应在慕道班中使用此书，并为访客预备此书。能成为长老会信徒，是何等蒙福！

——**盖伊·M·理查德**，改革宗神学院亚特兰大校区院长

作为牧师，我常苦于难以简明扼要地阐明长老会的信仰核心，在面对初信者时尤其如此。此书诚然是宝贵的馈赠！单是其中的问答部分，就值得推荐给所有愿意探究“为何作长老会信徒于你有益”之人。

——**查德·斯克鲁格斯**，纳什维尔分会圣约长老会主任牧师

长 老 制

《信仰的祝福》系列书籍亦有西班牙语版本可供阅读。

www.prpbooks.com/series/bendiciones-de-la-fe

信仰的祝福丛书

丛书主编：杰森·赫洛波洛斯

《教会成员制》，乔纳森·兰德里·克鲁兹 著

《圣约洗礼》，杰森·赫洛波洛斯 著

《释经讲道》，戴维·斯特恩 著

《恒切祷告》，盖伊·M·理查德 著

《长老制》，肖恩·迈克尔·卢卡斯 著

《改革宗认信主义》，D.布莱尔·史密斯 著

《改革宗神学》，乔纳森·马斯特著

《改革宗崇拜》，乔蒂·罗兹著

“杰森·赫洛波洛斯召聚了一支优秀的作者团队，他们以上帝为中心，以其话语为根基，且深爱着祂的教会。”

辛克莱尔·傅格森

长 老 制

肖恩·迈克尔·卢卡斯



P U B L I S H I N G
P.O.BOX 817 • PHILLIPSBURG • NEW JERSEY 08865-0817

Presbyterianism
Blessings of the Faith
Sean Michael Lucas
Originally published 2025
P&R Publishing
P.O. Box 817
Phillipsburg, NJ 08865
<https://www.prp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2026
P&R Publishing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CUNPSS — 神 . Public domain

This volume is part of P&R Publishing's "P&R for China" proje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vide multiple hundreds of P&R's books in Simplified Chinese, completely free, for the Chinese church.

P&R for China is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P&R, foundations, churches, and interested individuals. The money is used to pay our team of Chinese editors and proofreaders. P&R makes no money from this project.

To learn more about P&R for China,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

To become a supporting partner of this kingdom ministry,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我們目標是翻譯所有 P&R 出版社的書，免費提供給所有的中國教會。如果你有感動在財政上支持我們，請用以下網絡鏈接線上捐款：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We encourage you to let us know how this book has helped you and if you find any translation errors.

我們誠邀您反饋這本書對您的幫助，或者您發現此書有任何翻譯錯誤

Please email | [請電郵](mailto:China@prpbooks.com) — China@prpbooks.com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NOT FOR SALE



致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独立长老会的同工牧师与长老们，特别是我自己的牧师迈克·马龙。

目录

凯文·德扬序	9
引言：认识长老会传统	13
1. 什么是长老会？	17
2. 上帝的主权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	27
3. 基督的王权如何塑造我们的教会	49
4. 圣灵如何使用寻常之道塑造我们的生命	73
 长老会信仰问答	 93
推荐资源	125
注释	127

序言

人们——有时带着幽默，有时带着恼怒——常说长老会和改革宗教会总喜欢“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我理解这种情绪背后的幽默与沮丧。我们热爱自己的计划、会议记录、理事会和委员会。众所周知，长老会和革宗人士甚至会设立委员会来监督其他委员会（这让我想起老牌讽刺媒体《洋葱新闻》的标题：“新的星巴克在现有星巴克洗手间内开业”）。

我们如此注重规矩，以至于会要求在教会任职的人必须精通三件事：圣经、信条和一本标题带有“次序”字样的书。

但在我们对这些极端改革宗人士摇头叹息之前（因为医生要先医治自己），应当记住，“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的原则在成为长老会的偏好之前，原是圣经的诫命（参林前 14:40）。保罗要求教会当以得体与庄重为标记，凡事都要如同排列整齐的军队般，“规规矩矩那

样按着次序行”，这段经文恰当地总结了关于性别、主餐席位、属灵恩赐、基督身体以及公共敬拜中的种种混乱的讨论。相较于哥林多教会的混乱局面，“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听来是何等美好。

人们常批评长老会和改革宗信徒虽头脑清晰，心灵却显不足——说我们是无情的斯多葛主义者、一成不变的怪人、上帝冷漠的选民。但这些含沙射影的嘲讽绝不会让使徒保罗动摇，因为他深知教会中次序的对立面并非自由奔放的即兴发挥，而是自高自大的混乱。上帝从不以混乱取代平安（参 林前 14:33）。他从未将神学与三一颂对立，也未将头脑与心灵割裂。戴维·加兰德（David Garland）的名言令人难忘：“火热之灵亦是秩序之灵。”¹

当杰森·赫洛波洛斯邀我为本系列撰写序言时，我欣然应允——不仅因杰森是我的挚友（且我们都支持屡战屡败的芝加哥熊队），更因这些缜密、平衡且论证严谨的著作将在长老会与改革宗教会的书架上占据重要位置。我们需要由深思熟虑、经验丰富的牧师为普通会众撰写的简明读物，阐释教会生命与事工的根基要素。这正是我们所需的，也正是这一系列的作用，就是回答教会许多最实际且最迫切的疑问。

这套关于长老会与改革宗神学、敬拜及治理的丛书，并非有关哥林多前书 14:40 的鸿篇巨制，但令我欣喜的是，作者在写作时，始终坚定地以保罗的命令为念。事实上，所有教会总会以某种方式敬拜，以某种方式祷告，以某种方式被带领，以某种方式被构建，并以某种方式施行洗礼和主餐。所有教会都在实践某种形式的神学——即便那神学是基于实用主义而非圣经原则。我们岂不渴望教会共同的生命能被最优秀的释经、神学以及历史的反思所塑造吗？我们岂不是要追求深思熟虑而非轻率行事吗？我们岂不盼望在共同的生活中、凡事都规规矩矩按着次序吗？这不仅是长老会与改革宗的传统，更是上帝的心意。愿改革宗信徒永志不忘。

凯文·德扬

北卡罗来纳州马修斯市
基督圣约教会主任牧师

引言

认识长老会传统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美南长老会（PCA）的堂会中主持新成员课程，并在那里担任牧师。在解释福音之后，我会继续说明长老会在信仰、实践和故事方面的独特之处；长老会与其他宗派有何不同；以及人们如何加入我们的堂会并在共同生活中找到位置。通过这些课程，我见证了成百上千人加入我们的长老会教会。但有一件事我从未做过。

我从未告诉任何人为何成为长老会信徒对其有益。

我想我只是默认如此。毕竟，我和家人从深受浸信会影响的福音派与基要派圈子，最终归入了长老会。我花了大量时间写作、谈论，并最终宣讲和教导长老会的信仰、实践与故事，期望将长老会的身份认同灌输给我们的孩子和成人。当

然，长老宗对人是有益的，不是吗？毕竟它对我而言已足够好了。

如今有些声音对此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不仅源于各宗派间因不同异象或身份产生的角力——浸信会、路德宗、卫理公会、无宗派团体都在阐述其对基督教本质的理解——更涉及更深层的问题：长老会能否真正保护软弱、受伤之人？所有宗派是否终将腐败堕落、固步自封、并在神学上背离上帝？人们能否只持守“改革宗神学”却摒弃长老会体制？牧师与长老的监督如何转化为信徒的实际生命与在上帝恩典中的成长？这难道不是将人禁锢在精英集团的枷锁中吗？难道这不是等级制和父权压迫的例证吗？

这些都是真实而尖锐的问题，我们必须予以回应。正如你将读到的，我相信这些问题——以及更多问题——都能得到解答，且这些答案源于对长老会本质的全面理解。

首先，我想阐明长老会是如何形成其特点的。长老会信徒共享一套具体的信仰体系，这些信念虽在基督教历史中并非独有，但其表述方式或许独具特色。当我们论及上帝、人类、罪、救恩、群体与

盼望这些核心教义时，我们将看到这些信念如何催生出了敬虔的实践、敬拜，尤其是如何催生出强化这些信仰的治理模式。长老会的信念与实践不可分割，二者相互交融。历史上有一系列记载，都显明了这些信念与实践如何协同运作并形成了合理的体系；我仅会在论述过程中，简要地讲一下这些故事。但我们不能完全遗忘这些历史。这一切共同塑造了长老会的特质——这是件美事！

由此，我们将进入本书的三个核心章节。这些章节具有三位一体的结构框架。首先，我们要来认识这一观念：上帝有完全的主权。若说长老会有何显著特征，那便是我们对上帝主权的持守。强调上帝的主权于我们大有裨益，因这教导我们乃是依存于上帝的受造者，安歇在统管万有的父的手中。上帝在创造、护理与拣选中彰显的主权治理，赋予了长老会信徒一种安稳的慰藉，因我们深知这世界属乎上帝，且我们的上帝深爱我们并他所造的世界。

接着，我们将看见基督是君王。我们的古老圣约先辈曾宣告他们“为基督的冠冕与圣约”而战¹。基督的冠冕——他对世界与教会的当下统治——源自他的复活与升天：上帝的主权统管特藉着耶稣基督施行。

因此，基督既是我们个人的主，塑造我们作门徒；也是教会的主，通过长老会议来治理他的教会；他也是世界的主，差遣我们进入世界，在所处之地作见证并工作。只要我们尊崇基督的王权并顺服他的话语，基督的主权就会给长老会信徒一种安全感。

最后，我们看到圣灵至今仍在塑造我们的生命。基督升到父的右边时，应许差遣圣灵在信徒中代他施行特定工作。圣灵藉着公共的蒙恩之道——圣经、圣礼和祷告——完成这工，并使用这些方式呼召我们归向他、使我们归正并分别为圣。长老会致力于在集体敬拜中持守通常的蒙恩之道，这带来一种期待感，因为圣灵应许用他的话语使我们知罪、归正并效法基督的形像。

随后，我将尝试回答数十载事工中关于长老会最常见的一些问题。尽管部分答案会因我作为PCA牧师的身份而有所侧重，但我相信通过诉诸圣经和我们的教义标准（以及些许长老会历史），你将明白这些并非仅是我的个人见解，而是代表了历史上长老会的主流立场。

归根结底，我的目标是让你确信：长老宗对你、对你的灵魂、你的家庭，最终对上帝的教会和世界都大有裨益。让我们一同见证这真理如何显明。

什么是长老会？

多年前，我曾在一座拥有大型浸信会神学院的城市担任牧师。虽然我尽量避免引起那些正在接受浸信会事工训练的神学生的注意，但似乎不可避免的是，当他们知道了宗教改革，或挣扎于圣经中关于上帝在拣选中的主权时，总会找到我，要和我一起喝咖啡。而当我们相聚，热咖啡摆在面前时，他们总会说：“给我讲讲长老会吧。”

我必须承认，尽管我是新晋的长老会牧师，我也没有立刻向这些学生谈论长老会的教会治理体制。我也没有展开讲解长老会的历史、敬拜，甚至圣约神学。相反，当我开始向那些探索长老制的人解释其本质时，我通常从上帝在创造、护理和拣选中的主权谈起，再由此展开。

这是否让你觉得奇怪？毕竟，*Presbyterian*一词中埋藏着希腊语“长老”的含义。基督不是通过国家或富有的赞助人将人选强加于教会，而是通过会众自由选出的长老来治理教会。既然我要和他们讨论长老制，难道不该首先从教会治理谈起吗？

我并不这么认为。正如当时的情形，事实也证明：多数人最初往往是通过诸如上帝在拣选中的全权或圣约神学等核心信仰来接触长老会的。一旦他们明白了这些基本要道，他们便会开始探究诸如教会治理或敬拜等实践。他们或许会涉猎长老会的历史；这历史脉络能解释为何我们长老会行事如此独特。但大多数情况下，探究长老制的人总是会从其信仰体系入门。

身份认同

在我看来，通过信仰来理解长老制是合理的——因为信仰、实践和故事共同塑造了我们的身份。尽管我曾写过比这本小册子更详尽的作品，在其中探讨了构成长老会身份的各种信仰、实践和故事¹，但进一步思考“身份”这一观念及其重要性，或许会对我们有所裨益。

我们今日所处的文化正深陷于身份问题的漩涡之中。种族、性别、阶级、地域——甚至上哪所大学或支持哪个大学的橄榄球队——都可以成为定义人的身份的方式。当然，这种自我认知纯属现代社会晚期

的现象。在前现代或早期现代社会，我们的身份是通过社会关系和家族网络形成的。我们是谁，取决于我们与谁相关联。

某种程度上至今仍是如此。有次我参加一场表彰本镇前市长的教会成员筹款活动，身着西装打着领结靠墙而立（这是我在这类场合的惯常位置）。南密西西比大学荣誉校长奥布里·卢卡斯（Aubrey Lucas）博士走进会场——他以常戴领结闻名，看见我的领结便来自我介绍。他用浓重的南方拖腔说道：“我是奥布里·卢卡斯博士。”

“我是肖恩·卢卡斯博士。”我回应道。

“卢卡斯博士！”他惊呼，仿佛发现失散多年的族人——随即开始试图确认。“您该不会和密西西比州的卢卡斯家族有关系吧？”

“恐怕没有，”我答道，“我属于弗吉尼亚州的卢卡斯家族。”

他叹气道：“这样也好。”

这番对话的实质是什么？是通过社会关系和家族网络来确认一个人的身份。我们分属卢卡斯家族树的不同分支，相隔数州之遥；或许若能追溯得足够远，

这些线索终将交汇。但身份认同才是我们真正追寻的：你是谁？而我又是谁？

在前现代与近代早期社会，身份尚有其他塑造方式。职业往往世代相传：祖孙三代皆为律师、农夫、铁匠等。教会归属更多取决于出身而非公开信仰——一个人成为天主教徒、圣公会员、长老会信徒或浸礼会教友，皆因家族与该教派的长久渊源。其结果便是身份近乎静止，早在出生前便由他人预先决定。

今时已非如此。社会流动性引发了地理迁移，进而导致了家族纽带——甚至核心家庭关系——的瓦解。如今，子女在大学毕业后会分散全国各地乃至全球去追寻职业轨迹，实属常态。这些职业选择基于个人兴趣与禀赋，而非承袭“家族事业”。即便存在教会方面的联系，信仰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与出身同样重要。当然，在后现代对性别认同重要性的执念下，我们连代词都需自行选择，以彰显我们的自我认知。

由此造就的当代身份认同呈现出强烈的动态特征。我们通过一系列选择自主建构自己的身份，亦可瞬间改变身份，以重塑自我，或使自己的身份更真实地反映我们的内在认知。

什么是长老会

许多长老会信徒认为我们的长老会身份是自我选择的。或许我们曾经是不信的人，或是在其他宗派中长大。然而，当我们思考为何认同长老会身份时，三大要素共同塑造了我们对自己是长老会成员的这种自我认知。

首先是信仰。我们所说的信仰，是指那些塑造我们身份与行为的核心认知。长老会信徒拥有区别于其他福音派基督徒的独特信仰。这本小书将探讨的信仰包括上帝对其创造的主权、基督对其教会的王权，以及圣灵对宣讲之道、圣礼与祷告的运用。由此，本书将进一步阐释其他独特的长老会信仰。即便对长老会稍有了解的人也知道，我们极为重视教义、教导与信仰。

但信仰并非身份的唯一构成。实践同样重要。实践是从信仰流出并强化信仰的常规活动。对长老会信徒而言，这些实践必然包括教会治理与敬拜实践。一方面，我们坚持必须尊崇并运用圣经中蕴含的敬拜与教会治理要素，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在某些情境中，我们要向常识与普遍智慧敞开。换言之，我们明

白，并非所有“秩序之书”的内容都明确载于圣经。我们相信这些实践与圣经总体脉络相契合，并有助于我们落实教会治理的各个要素。

故事是长老会身份的最后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将这些故事视作家谱相册中的画面（或如今更似社交媒体动态！）。长老会的故事讲述了在特定压力时期考验或锻造信仰与实践的人物与事件。有时，我们在了解这些故事时，几乎会有“顿悟”时刻——“原来我们如此行事的缘由在此！我们之所以为我们，其缘由在此！我所经历的某事，其缘由在此！”遗憾的是，本书未收录许多长老会故事，但你可以在很多优质资源中读到这类记载。²

信仰、实践与故事交融时，会传递出一种特定的存在方式。我们如果视自己为长老会信徒，就意味着我们已将长老会的信仰与实践接纳为自身所有。

同舟共济

据《今日基督教》一篇文章所述，2010年代美国非宗派教会数量增长了九千个堂会，这意味着多了两百万公开认信的信徒。³如今，非宗派教

会的数量已超过美国主流长老会原先规模的五倍以上，甚至是我所属的美国长老会（PCA）的二十余倍。在更广阔的宗教市场中，“非宗派”浪潮已淹没长老会及其他所有宗派。非宗派教会的增长与北美众多宗派的衰落形成了对照，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秉持独特信仰、实践与历史传承的长老会是否仍值得坚守？⁴

若我对身份问题的判断无误，我们就必须承认，大多数非宗派教会并非真正的“无宗派”或“独立”。它们自有其信仰体系、实践规范与历史叙事——即独特的身份标识。它们必然会建立宣教网络、合作开展神学教育、相互认证资质。无论是Acts 29、Soma，还是相关教会联盟（Association of Related Churches），这些网络实质上发挥着宗派功能：协助制定宣教策略、培训与认证植堂者。教会需要宗派或类宗派实体，因为单一堂会所能成就的，远不及与其他堂会同心合意所成就的——这正是长老会的基本洞见。

诚然，以长老宗各派系为载体的长老会制度，乃是我们神学与治理体系的必然体现。长老制承认区域性教会联合对宣教的重要性。这种协同模式深植于长老会的基因之中。对长老会信徒而言，问题不在于是

否要加入宗派，而在于加入哪个宗派。我盼望你阅读此书时，要么是某个长老宗教会的成员，要么是正在探索长老宗的人。我盼望你能相信，你所在的长老会教会对你而言是蒙福的，因为它是渴慕忠于圣经、持守改革宗信仰、顺服大使命的众教会中的一员。现有数个忠信的长老宗教派皆以此为志（尽管我方才所引的正是我所属宗派美国长老会的格言）。这些长老会教派承袭了美洲殖民地首位长老会会议主席弗朗西斯·马克米（Francis Makemie）最初的异象。1706年，他宣告费城长老会成立，说其宗旨是“商议最合宜之策，以在各处所在推进信仰、传播基督教”⁵。这正是长老会信徒无论身处哪个宗派，都在致力实现的目标。

因此长老宗有机会再次抓住马克米的异象。在我们所处的不同环境中，何为推进信仰与传播基督教最合宜之策？这必然在乡村与郊区或城市、东北部与西南部呈现出不同面貌，也可能在不同长老宗教派间存在差异。

然而我相信，无论我们前往何处、以何种方式进行实践，长老会信徒终将发现，只要教会同心

协力高举上帝对其世界的统管、基督对其教会的统管，以及圣灵在教会内并藉着教会运行，教会就会显得更为美好。长老制会使我们每个人蒙福，因我们就是这样同心服事的。

进深思考

1. 为何信仰、故事和实践都是塑造长老会身份的重要方面？
2. 塑造我们身份的因素都有哪些？上帝的主权与我们的群体在其中有什么作用？
3. 教会联合事工有哪些优势？
4. 若你并非在长老会中长大，长老会最吸引你的是什么？若你是在长老会长大的，你最珍视哪一方面？
5. 长老会能如何祝福其成员？

上帝的主权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

我的祖母是弗吉尼亚州雷德福市（Radford, Virginia）第一浸信会的顶梁柱。她在那里有自己固定的座位：倒数第二排，左侧中间位置。每个主日她都盛装出席，准备唱诗、看人以及被看——她是位无比坚定、毫不含糊的浸信会信徒。

当我打电话告知她我决定成为长老会牧师时，她显然措手不及。最终她脱口而出：“肖恩，你不能当长老会信徒！”

当我追问缘由时，她给出了致命一击：“因为他们相信预定论！”

祖母没说错。我们长老会确实信奉预定论，这堪称我们的标志性教义。1942年，当南方长老会¹争论是否及如何修订我们的教义声明《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时，某些获准的修改似乎淡化了对这一教义的坚持。南方某大报曾用头版粗体标题报道此事：“长老会否认预定论！”这之所以能成为新闻，是因为人们认为，这是长老会信徒的标志。

当然，这种对预定与拣选的持守，植根于一个更根本的持守：上帝有统管万有的至高主权。在美国，我们不常使用**主权**（sovereign）这个词。我们有时会谈论“主权州”，指各州具有独立性，在各自的领域内拥有权力，足以抗衡一个大的实体。

但从根本而言，主权一词与君主和君王相关——这正是美国人在1776年所推翻的。然而，这正是我们说上帝拥有进行统管的至高主权时的含义——上帝是君王，且是统管万有的君王。圣经有多处教导这一点；其中之一就是但以理书第4章。这一章位于但以理书中可称为“公开文书”部分的核心。但以理书2至7章用巴比伦的语言——亚兰文或说“迦勒底语”写成；该书其余部分，即第1章及8至12章，则用希伯来文写成。看来但以理希望巴比伦人能够读到这些章节。这些内容见证了以色列的上帝是世界的真神，且上帝将继续在异乡看顾他被掳的子民。

这段经文的中心正是但以理书第4章。尼布甲尼撒又得一梦；这个梦对但以理和他朋友们而言，远不像第2章的梦那样充满警告。在这个梦中，尼布甲尼撒看见地当中有一棵大树；所有飞鸟宿于枝上，走兽憩于

其荫下。一位天使自天而降宣告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树墩却要留在地内。随后这宣告开始将树拟人化：“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使他经过七期；让这一切发生，好叫他和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但 4:16-17）。

但以理前来解梦时，“心意惊惶”（4:19），因他知道这对尼布甲尼撒是凶讯——且根据过往惯例，说出梦的解析也可能为先知本人招致祸患。然而但以理仍必须告知尼布甲尼撒，他就是那树：他必被砍伐，被逐离人群与野兽同居，“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25 节）。但以理劝谏君王当自卑，远离罪恶，施行公义，秉行公正——或许能暂缓这不可避免的审判。

结局我们都知道了。约一年后，尼布甲尼撒立于王宫之巅，或许正凝视着古代世界奇观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他非但没有称颂创造天地的真上帝，反而自语道：“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第

30 节)。斧头立刻落下！有声音从天堂宣告审判，君王心智失常——被赶离开世人，像牛一样吃草，毛发如鹰，指甲似鸟。

过了些日子，他“举目望天”（第 34 节）。理智恢复后，这个清醒之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赞美世界的真上帝！尼布甲尼撒说了什么？他如何赞美上帝？“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旨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

（第 34-35 节）你明白吗？他特别为上帝统管万有的至高主权而赞美。以色列的上帝、那至高者，而非尼布甲尼撒，拥有权柄——永恒的权柄。上帝拥有无限的统治权，尼布甲尼撒没有。上帝绝对独立，其他万物都依赖他。上帝行公义之事，是全地的审判者；无人能问责于他。上帝是君王。

这就是长老会信徒说“上帝拥有主权”时所表达的涵义。上帝拥有永恒无限的统治权柄。上帝绝对独立，我们都依赖他。上帝行公义之事，并将成为终极审判者。

但单独来看，这似乎并不美好，不是吗？或者说，这显得有点非人格化，仿佛人们可以将上帝想象成宿命

论中的一种生命力——它压迫着人类，洞悉我们的一切，并要我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坦白说，这种描述让上帝听起来像是“那个实体”——如同某部《碟中谍》电影里失控的人工智能核心。我们怎能信靠这样一位上帝并以此为美？为何长老会能如此珍视这类教义？

我们之所以能如此，是因这位全权的上帝正是邀请我们称他为父的那位。十六世纪改革宗《教理问答》在阐释《使徒信经》首句时告诉我们：我们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永恒之父（他从无有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又以永恒旨意和护理维系治理万有）因基督他儿子的缘故，成为我的上帝和我的父；我全然信靠他，毫不怀疑他必赐我灵魂与身体一切所需；更确信他能使这流泪谷中临于我的诸般灾祸，终成我的益处。”里☒关键句在于：“他能如此行，因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愿如此行，因他是信实的父。”²

正是如此。因上帝是全权的，我们可以信他拥有永恒的权柄、绝对独立，并能成就一切所定的旨意。但因这位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可以信他会眷顾我们、爱我们，并能使用所临到的一切为我们的救恩效力。而长老会教导我们：这世界，就连我们所处的一

切悲哀与逆境，也仍是天父的世界。

创造：他手所造的奇事

你或许对马尔特比·巴布科克（Maltbie Babcock）这个名字很陌生。他是一位长老会牧师，曾先后在纽约州北部、巴尔的摩侍奉，最终在纽约市著名的砖砌长老会教会牧会。当他在纽约州的洛克波特（Lockport）服侍时，常沿着安大略湖畔散步，出门前总对妻子说要去看看天父的世界。四十二岁那年他不幸离世后，他妻子在其遗物中发现一首题为《这是天父世界》的十六节诗作。巴布科克的友人富兰克林·谢泼德（Franklin Sheppard）将其中数节谱成歌曲，从此这首诗歌在赞美诗集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实在理所当然——因《这是天父世界》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是君王，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上掌权，能透过普遍恩典，在这悲伤世界中依然存留的美好事物上彰显荣耀。即便邪恶看似比良善更强大，他也依然掌管着人间万事。诚然，基督徒或许会认罪说这位上帝是“我的父”，因我们在世界根基立定之前就已被他自己的爱所拣选。这位定意施行拯救的上帝，使天上地上的万有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

试想巴布科克的这首赞美诗的开头：

这是天父世界，孩童侧耳要听，
宇宙歌唱，四围响应，星辰作乐同声。
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
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父全能。

我们的天父使星河奏响乐章，在犹他州锡安国家公园的岩层与加利福尼亚的巨杉中彰显奇事，让卡罗莱纳的湛蓝天空与大西洋的怒涛碧浪同颂主恩——这仅是美国境内可见的见证！我们所见的万物都在向我们宣告荣耀大能之君王的荣耀。大卫王如此表述：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诗 19:1-2）

当我们凝视上帝的创造——大地的瑰丽、诸天的韵律时——便听见天父的声音。巴布科克如此描述：“在沙沙草叶中，我听见他经过；他在万物中向我说话。”此言极是，因大卫君王亦如此见证。

上帝如何成就这事？因他是有至高主权的主。他是君王！作为主权者与君王，他是我们所见万物的创造主。正如大卫王教导我们颂唱的：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
(诗 24:1-2)

上帝是创造主，是将旱地（大地）根基立于深海之上的那位。作为创造主，他对一切受造物拥有主权：不仅是这世界，更包括他所造的走兽、鱼群、飞鸟与人类。这意味着他对你我同样拥有主权！

试想你的牧师有些闲暇（虽然可能没有，但姑且假设）。他决定写书却毫无头绪，目光扫过书架时瞥见你正读的这本书。他狡黠一笑，取下书卷开始敲击键盘。若我在书店看见牧师的书，心想：“咦，不知某某竟出了书。”我翻开目录，却发现它与我的这本小册子完全相同；读起首段落，竟也一字不差。我肯定会勃然大怒——为何？因他剽窃了我的著作！

为何我能如此断言？因我是这卷书的作者。这些是我的言语、我的句子、我的故事。是我将其整合编纂，耗费时日书写成文，并与编辑及出版方协力完成。既是作者，我自然拥有这卷书的所有权。事实上，我们的政府在此书（及每本书）扉页都加盖了一个小小印记——你可翻至扉页查看：那便是我姓名与出版日期旁的版权标识，它向众人宣告：这本小册子归我所有。

同理，那位至高君王创造了我们所见的一切。“千山上的牲畜”与“山中的飞鸟”皆属他所有（参诗 50:10-11）。他凭何能如此？因创造者拥有绝对主权——这主权亦覆盖你。他甚至将他的印记刻在你身上，因你是按上帝的形像所造。故此，罪的极致便是僭越——将那本不属于你的（即你自己）据为己有，不为创造者的旨意，反为自己的私欲所用。而创造者对你的旨意是什么？乃是要你永远荣耀他并以他为乐。³

要怎样荣耀这位有至高主权的创造者主并以他为乐？启示录第四章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图景：（代表历世历代的上帝子民的）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俯伏在上帝宝座前，同声颂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

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 4:11）当长老会信徒活出他们的使命时，他们也会如此回应：因这位拥有至高主权的万物的创造主上帝所成就的一切奇事，向他献上赞美。

护理：上帝仍是统管者

上帝不仅创造万有，不仅对万有拥有主权，更以君王的身份统管万有。长老会的教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将此称为护理教义，即“他以至圣、至智、至能的方式保守并治理一切受造之物及其所有行动”⁴。有时我们的心会抗拒这种观念——上帝竟掌管一切受造之物及一切其行为。这是否意味着那人加诸于我的恶行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若果真如此，上帝怎能称为良善——若他容许这等邪恶存于他的世界，若他以某种主动方式掌管罪恶？这难道不是将上帝描绘成一个道德败坏者吗？

这些都是合理而深刻的诘问。长老会解答此类问题时，常会追溯到圣经的一个关键记载，而这是我们理解护理、善恶与上帝治理的依据。这就是创世记37至50章的约瑟故事。当创世记 37 章展开时，我们遇见了约瑟，他是雅各第二位（也是最受宠爱的）妻子所生的长子，在家族中排行十一。约瑟深得雅各偏爱。雅各不仅

差遣约瑟办理杂务，还为约瑟预备彩衣，更赐他象征权威的外袍。每当约瑟的兄弟们看见他穿着那件外袍，就明白父亲已立他为管家。难怪众兄弟憎恶约瑟——这少年竟超越十位年长的兄长得宠！

雅各差遣约瑟去探望牧羊的兄长们。当约瑟临近兄长们的营地时，“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创37:18）。此时恰有一队米甸商人经过，犹大提议将弟弟卖给商人，众人于是遂付诸行动。兄弟们随后掩盖罪行，他们将撕裂的彩衣染上山羊血，精心设计让父亲相信约瑟已死。从任何角度看，这都等同于谋杀——将约瑟卖为奴隶，就是将他推向死亡。这是彻头彻尾、难以想象的邪恶。

此后约瑟被卖给埃及护卫长波提乏。因“耶和华与他同在”（创 39:2），且“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第 3 节），他最终成为波提乏的管家。除波提乏之妻外，一切家务皆归约瑟管理。这妇人企图与约瑟行淫，某日趁屋内无人时将他堵在房中。约瑟严词拒绝并逃离现场。恼羞成怒的妇人反诬约瑟意图强奸，其夫便将约瑟下在监里。这同样是令人发指的恶行。

然而后来怎样？主“向他施慈爱，使他在司狱眼前蒙恩”（39:21）。约瑟获准管理囚犯，最终掌管了整个监狱。在履职期间，他遇见两位王室囚犯——膳长和酒政。他们做了奇异的梦，感到惊惶不安。约瑟经过听闻后，主动提出解梦。最终约瑟的解读应验了。可悲的是，酒政竟将约瑟遗忘整整两年！虽不及约瑟先前遭遇那般邪恶，这同样是另一种形式的恶行与不义。

后来法老做了怪梦，所有术士都无法解读。酒政终于想起约瑟能解梦。官员们匆忙为约瑟沐浴更衣。约瑟入宫解梦，从此由阶下囚跃居埃及宰相，通过联姻建立强大同盟，并育有两名俊美的子嗣。

当约瑟预见的饥荒来临，来买粮食的是谁呢？是他的兄弟们！约瑟遂设计一系列考验——察看他们是否为自己和父亲过往的恶行悔改。最终故事在创世记45章达到高潮：约瑟支开埃及侍从，含泪喊道：“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第3节）你能想象兄弟们当时的震惊、恐惧与困惑吗？他们听见约瑟说：

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你们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4-8 节）

注意，约瑟并没有免除兄长们的责任。他们自由选择了邪恶：“你们把我卖到埃及”，他两次强调这点。他们的行为完全出于自身意愿，是出于他们想除掉约瑟的卑劣企图。然而他同样两次宣告：“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在这超前的恩典中，有至高主权的君王上帝统管了他们自由选择的行动，为要成就救恩。上帝并非他们邪恶的创始者，却掌管这恶行，以成就美事，使我们最终能说这是上帝的作为。

长老会神学家称此为协同（concurrency）。同一事件可蕴含多重旨意：兄长们显然怀藏邪恶意图；伊甸园中那未被言明、未被察觉的魔鬼势力也有其目的——要毁灭这个家族，因勇士君王将由此而出，就是那要伤蛇头的后裔（参创 3:15）。但上帝同样有其旨意，是美善的旨意，是救赎的旨意——以至于我们所

做的恶，或是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恶，都在那位作君王的上帝的至高旨意与掌管之下。

上帝是统管并使用人类邪恶的君王，并有至高的主权。这一核心真理不仅是基督教历史本身的根基，更是长老会传统所强调的。毕竟，耶稣基督——那位神人二性的救主——曾周行善事、医病、讲道并教导。无人能像他那样说话；若非出于上帝的许可与能力，无人能以他的方式行这些事。然而他竟被诬告逮捕，经过两次不公的审判，被定罪后被钉十字架。那是言语无法形容的恐怖邪恶之日——但我们却称那日为“美好礼拜五（Good Friday）”而非“邪恶礼拜五

（Evil Friday）”。为何？因上帝使用人类自由选择的邪恶，成就了他子民的救恩（参徒 2:22-24；林前2:6-9）。

长老会信徒特别强调这些真理，因我们深知它们为上帝子民带来的安慰。当长老会信徒在今生挣扎受苦时，罗马书 8:28 不仅是我们的解药，更是至关重要的真理与甘甜的安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上帝能在我们所行或遭遇的邪恶与他终极的救恩旨意间创造协同效应（希腊原文“互相效力”的含义）。正因如此，历代长老会信徒都深爱巴布科克圣诗中的这句歌词：

这是我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
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却仍掌管。

上帝是全权的主宰，统管一切受造之物及其所有行动。而这位统管万有的上帝，正是每位长老会信徒慈爱的父。

普遍恩典：他普照义人与不义之人

这位统管所造之世界的、拥有至高主权的上帝，有时直接或“即时”地工作，即无需中介。当上帝如此行事时，我们常用神迹一词来描述他的作为，因这显明他不借助任何媒介、便直接介入某个情境。

然而，多数时候，上帝是间接地或“藉由媒介”来进行治理的——通过他所设定的创造法则，或通过像你和我这样的人。在马太福音 5 章，耶稣告诉我们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5 节）。尽管恶人不配得、也不应得到如此恩待，上帝仍一直以恩慈供应其光与水的基本需求，并由此而来的食物。他容让不信之人生养儿女、继续治理全地，使其发挥全部潜力，进行有益的工作——创作音乐、规划城市、在灾难时期

成为好邻舍（参看创 1:27-29；4:17-22；9:1；11:1-6；诗8:5-8）。当我们通过这些方式领受他的看顾时，就能体验到上帝持续的看顾。

无论上帝是直接还是间接地彰显他对世界的持续看顾与治理，长老会将这种工作称为“普遍恩典”。通常，普遍恩典以两种方式运行：一方面，上帝的普遍恩典抑制人类罪恶的影响；另一方面，上帝的普遍恩典将美好的恩赐赏给他的世界和子民。技艺、文学、科学、技术、医药、政府——这一切都是上帝藉着人手赐下的美好礼物。

一切良善、真实与美善之事，其源头与意义都在上帝自己，并来自圣灵在他世界中的普遍运行。正如长老会先贤加尔文所言：“如果我们想到上帝的灵是真理唯一的源泉，我们就会谨慎，如同避免冒犯他一样，绝不拒绝或定罪任何地方出现的真理。轻看恩赐，就是侮辱赐下真理的那一位。”⁵ 人类行为中值得称赞的一切，还有他们祝福我们的方式，最终都源于上帝在他世界中的工作。

巴布科克的圣诗再次教导我们期待这一点，因为这是我们天父的世界：“这是我天父世界：他在一切实善

中闪耀。”我们所见的一切，都有他大能作为的光辉照耀。作为有至高主权的主宰，他统管一切受造物及其行动；不仅抑制他们的邪恶，更赋予他们行善并祝福这世界的能力。在这些人手背后，我们看见那位君尊父神的手，供应我们一切所需。

救恩：死而复活的耶稣必得满足

此处需考量的最后一个层面是：我们全权的上帝已预定、计划并成就了我们救恩所需的一切。他定意施行拯救，并拣选他所要拯救的人。当然，这位君王上帝本无义务拯救任何人。人类在伊甸园中通过他们的代表亚当与夏娃背叛了上帝。上帝将我们的始祖逐出伊甸园，本可任凭他们承受应得的死亡并永远经历审判。但他并未如此行；相反，他甚至奇妙地使用这人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所选择的邪恶来拯救他的子民。上帝定意施行拯救，并藉着一位勇士成就此事：“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 3:15）。藉着这最初的应许，君王上帝向蛇类权势与最初的人类宣告：他要瓦解他们共同犯下的邪恶——并要藉着女人的后裔成就此事。自此，上帝便致力于拯救、搭救与救赎。

长老会信徒不仅相信君王上帝选择施行救恩，更相信圣经的这一教导——他已拣选所要拯救之人。这触及令我祖母深感不安的教义：预定。使徒保罗如此阐明：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祂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弗 1:4-6）

上帝不仅拣选了拯救对象，更预定他们蒙救赎成为上帝家中的儿女。但长老会信徒认为这教义非为引发争议，乃为赐人安慰——表明我们的救恩不取决于自己，君王上帝必成就祂定旨的一切。保罗写道：“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罗 8:30）从始至终，从创世到末了，我们的救恩全赖这位全权主宰。

然而上帝的救恩不仅依赖祂的宏观计划，更体现在细节之中。祂差遣圣子耶稣成就这救恩：“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祂的儿子，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加 4:4-5）上帝藉着圣灵实时将救恩施行在个人身上。提多书第 3 章中，保罗教导说上帝拯救我们并非因我们行为良善，

“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藉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多 3:5-7）

上帝使罪人能坚忍到底（参腓 1:6），甚至要赏赐如此行的人（参林前 3:14）。

最终，上帝将在末日使天地更新：圣徒必复活，“天地要合而为一”。我们切望那有着至高主权的君王会在末日使我们复活，将身体与灵魂重新联合。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时，包括天上和地上的一切，使上帝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参林前 15:20-28、42-49；弗 1:9-10、20-23）。这时，我们也将复活。长老会确信，救恩自始至终非凭人力，乃是倚靠上帝的工作方能成就。上帝掌权，他的救赎旨意必成就，一切荣耀终将归与他。

甜蜜的安慰：我们的世界属于上帝

长老会相信上帝有至高的主权。我盼望在查考这一点后，你能开始理解他们为何如此重视这一教义。这远不止于预定论。我们与上帝及其世界的一切关系，都因认识他是君王而被塑造。

最重要的是，这种长老会的“大上帝”神学（姑且如此称呼）能带给我们甜蜜的安慰。当代圣诗作者桑德拉·麦奎肯（Sandra McCracken）在她改编的十八世纪圣诗《凡神所命皆正确》中诠释了这点。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的原作强调上帝对万有的至高主权：

凡神所命皆正确；他圣旨永不变。

无论何事，我当静默，随主引领向前。

有人可能会把这节经文看作是对超越自身的大的一种宿命论式的顺从。但麦奎肯接着用另一段诗句谱写出新副歌：“甜蜜安慰仍充满心灵”。为何？认识上帝的至高主权，能使我们能穿越忧患，深知他甚至会用这些苦难来成就我们的救恩。

我们也深知这世界属于上帝。尽管那恶者曾试图篡夺并宣称对不可见领域的主权（参看弗 2:2； 6:12），但这世界不是属魔鬼的。大地仍属主所有。将来必有“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之日，那时“公义与平安要茂盛生长，万物都被更新，万民终将亲眼看见这世界属于上帝”⁶。在那日来临之前，作为长老会信徒，我们坚信我们的上帝有至高的主权，这信念会塑造我们今生在世的生活方式，也奠定了我们对来世的盼望。

进深思考

1. 宣称上帝有至高的主权，有何重要意义？
2. 如何看出上帝对教会拥有所有权？
3. 为何许多基督徒对预定论观念感到抵触？我们为何反而能从中得安慰？
4. 上帝的护理如何与人类在其世界中所行的恶相互作用？
5. 上帝如何为受造之物的益处彰显其普遍恩典？

基督的王权如何塑造我们的教会

我一位亲爱的牧师同工有一对双胞胎女儿。有一年，他所在教会的暑期圣经学校以教会为主题来授课。老师们为这两个小女孩所在的班级准备了一项精彩的手工活动。每个孩子都会领到一顶纸王冠，他们可以用各种闪亮的装饰品——人造珠宝、彩带等对其加以点缀。

手工完成后，老师将孩子们聚集起来。她让学生们举起王冠问道：“孩子们，这些多美啊！你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全班高喊：“王冠！”老师接着说：“没错！那谁该戴王冠呢？”孩子们齐声说：“君王！”老师回应：“噢是的！那谁是教会的君王呢？”这时，牧师的一个女儿大声宣布：“我爸爸是教会的君王！”

其实不然。事实上，长老制始终坚定持守这一信念：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君王或元首。牧师、长老、教宗或主教，妇女领袖，富有的捐助者，总统或世俗统治者并非教会的元首——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

前一章我们论及上帝是有至高主权的主宰，这意味着他是统管万有的君王。上帝如何施行其治理？他最常透过中保来施 理。在旧约中，他藉着亚当与夏娃、摩西与约书亚、士师与君王、先知与祭司施行治理。先知、祭司与君王受膏油所膏，象征圣灵的膏抹，以履行其中保职分。

但在新约中，这些预表都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应验。他是末后的亚当，是比摩西更美的那位，是真正的约书亚。他是完全的先知、祭司与君王。他是受膏者弥赛亚，承担着这三重职分，是上帝和人中间唯一的中保（参提前2:5）。

这意味着那位牧师的女儿错了。没有任何凡人能作教会的君王。神人耶稣才是，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教会运作的准则。

统管我的至高权柄：基督的王权塑造门徒生命

要深入思考基督的统管如何塑造教会，我们就要退后一步，先来思考基督的主权（或说王权；这两个词本质上是一样的）对我们个人有什么影响。对一些基督徒而言，这种关联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基督是所有信徒

的主。几十年前，福音派教会内部曾爆发一场关于所谓“主权救恩论”的重大争议。福音派传统传福音的方式可称为两步走：首先呼召人信靠耶稣为救主；然后劝他降服于基督，奉基督为主。

这种福音宣讲的实质效果，意味着一个人可以相信耶稣，却仍过着悖逆他的、“属肉体的基督徒”生活。1988年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牧师所著《耶稣的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一书根据圣经证明，这种传福音的方法只能给人“半个基督”，本质上是错误的。人不可能接受耶稣为救主，却不同时降服于他、奉他为主。

在马太福音7章，耶稣揭露假门徒时说得多明白：“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21节）仅仅称呼耶稣为主，并不代表这人是真正认识基督并被基督所认识的门徒。更有甚者，宗教行为也不能证明其门徒身份的真实性：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22-23节）

这令人惊叹又令人警醒：这些假门徒行了惊人的事，如说预言、赶鬼、行大能的事工。他们才华横溢，拥有广大的平台，带来了祝福，且都是奉耶稣的名而行。但耶稣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相反，真门徒不仅会认信耶稣为主，更会顺服他。“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入天国。换言之，真门徒是身体力行而非空谈之人。他们通过对主耶稣的顺服，显明自己已降服于他的权柄。此外，真门徒被耶稣称为行义之人。与作恶的假门徒不同，真门徒因降服于基督的主权而成为行义之人。

因此，作为个体门徒，长老会信徒认信耶稣是主，并竭力以生命来见证耶稣的主权。我们顺服他的话语与道路。

统管我的至高权柄：基督的王权塑造教会

既然耶稣是我们个人的主，那么耶稣成为他教会的主，就也是理所当然的。正如本章开头我朋友女儿们的故事所提醒我们的，耶稣是他教会的君王。他拥有对教会的权威，并将一直行使这权柄，直到世界的末了。

升天之前，复活的耶稣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 28:18）当历史上长老会信仰告白的作者们注释这节经文时，威斯敏斯特大会的神学家们指出“一切能力和审判的权柄（都交在他手中了）”，且父“赐给了他执行这权柄的命令。”¹严格地说，基督的权柄掌管着全宇宙。那伟大的认信“耶稣是主”，指向的是普世性的主权。正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 1:19–23 所言，父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使他坐在天上自己右边，从而彰显了上帝绝对的能力。父将万有服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22-23 节）。基督是万有之主，尤其作教会的君王。他是身体的头——不仅是其源头，更是其带领者与统管者（参 4:15–16）。

然而这位君王基督并非以暴君或独裁者的严酷方式统管教会。相反，他是教会的救主，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用水藉着道将教会洗净，渴望将教会如同婚礼中新郎的新妇般，作为珍贵的礼物献给自己。他愿教会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没有玷污皱纹等类（参弗 5:23, 25–27）。我们

必须永远铭记，基督对教会的主权是一种充满爱的关系，这体现在他通过水与圣言的看顾。

这提醒我们，基督对教会慈爱的统管已在圣经中显明。我们如何知道基督在教会中的统管应当是怎样的？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将这些事写给你，指望快到你那里去；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4-15）。

换言之，长老会承认，圣经启示说，基督的旨意是规范教会共同生活的律法。有时，基督会明确给出他的旨意，如，在马太福音 18 章，他概述了当一位信徒得罪我们时指出“他的过错”的过程，因此长老会制定了遵循这一结构的教会惩戒程序。其他时候，我们能从规范的 发现基督的旨意，如，使徒行传 6 章中，教会从他们中间拣选人来服侍。因此，长老会会选举人员来担任长老和执事的职分。还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从圣经中作出合理的推论。我们从使徒行传 15 章推论出，教会不仅是地方性的实体，更是区域性的实体——各地教会要共同处理教义方面的争议。因此，我们按照这一模式组建了长老会。

我们在思考圣经如何作为规范教会生活的律法时，常需区分要素与环境。长老会相信圣经揭示了教会治理的要素——即教会赖以存在的因素。其中包括教会惩戒的实践、长老的必需性，以及教会法庭的联结性。圣经并没有启示教会治理的所有细节。细节是指那些教会治理得以实现所必需、但又可由常识智慧和当地实际情况来决定。如，教会惩戒是圣经所启示的教会治理的一个要素；但证据的性质、证人的角色、该流程中申诉或上诉的可能性——这些都是长老会在几个世纪中发展出来的细节。

核心的真理很清楚：基督统管他的教会，而当我们聆听他的道时，这统管便塑造着教会。

权柄的代表：基督藉长老施行治理

虽然耶稣是教会的君王，我们却只能透过长老来领受耶稣的权柄。事实上，这正是长老制（Presbyterianism）名称的由来。希腊文中的长老一词是*presbyteros*。因此作为一个宗派群体，我们的先辈以“长老会信徒”自称，正是强调教会乃由基督透过长老来施行治理。

新约中多处使用了*presbyteros*一词。福音书显示，耶稣时代的犹太教内部有一个特征明显的群体，被称为

“长老”（如，太 15:2； 21:23； 26:3； 27:3； 28:12）。尽管希腊原文使用了不同的词汇来指代这类监督者，但这些长老可能都在当地会堂行使监督职责。显然，长老们在犹太民事生活中也承担着一定责任。作为宗教-民事领袖，正如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些长老确实参与了反对耶稣事工的行动。无论其官方职能如何，这些 *presbyteros* 因着年龄和在正统犹太教内的经验而享有某种地位。²

在教会事工早期，长老就被确认为地方堂会的监督者。使徒行传 11:30 记载，保罗和巴拿巴将救济物资带给犹太地的教会，并交于众长老。使徒行传 14:23 显示，在他们开展宣教旅程时，保罗和巴拿巴为会众选立的长老按立职分。³ 更重要的是，使徒行传 15 章中，保罗和巴拿巴被指派与其他人一同前往耶路撒冷，就影响外邦人宣教的问题与“使徒和长老”（15:2,4）商议。

新约其他经文也描述了长老的职能，尽管并未使用这一称呼。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5:12-13，保罗劝勉会众“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又因他们所作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虽然他未提及有关长老的“职分”，但他确实

提到了那些行使监督权柄（“在你们之上”）的人。同样，在哥林多前书16章，保罗劝勉基督徒要“顺服”（第16节）那些“专服侍圣徒”（第15节）的人。再次，尽管没有正式提到长老这一正式称谓，“顺服行使权柄之人”也指向顺服长老的职能。

到了教牧书信时期，长老和监督似乎是教会中的同一种职分（参提前3:1；5:17,19），代表那些确保福音被传讲并定居某地的人。保罗指示提多要确保克里特各教会秩序良好；为此，他需“在各城设立长老”（多1:5）。而在彼得前书5:1-5中，彼得写信给同为长老的同工，劝勉他们“照管”（第2节）上帝的群羊，在牧长基督的权柄下牧养他们。

可见，新约教会委任长老作为基督权柄在堂会中的中保。但这些长老不仅由会众选出，更是基督赐给会众的恩赐。以弗所书4章揭示了这一惊人的现实。保罗在描述教会合一的基础态度和行为后指出：“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第7节）保罗引用诗篇68:18表明，当耶稣升入高天时，他领受了恩赐并将其赐给他的百

姓。这些恩赐就是职分：“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第 11 节）。因此，我们所拥有的职分并非仅由我们选择；相反，基督亲自参与拣选并将他们赐给他的教会。这些职分是他赐给教会的恩赐，为要使我们得着完备的装备，行各样的善事，在灵命上渐长成熟（参 12-16 节）。

权柄的行使：长老以牧养施行监督

这些长老当如何行？他们固然在教会中行使基督的权柄，但我们必须记住，耶稣曾亲自告诫门徒不可效法外邦人行使权柄的方式。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众人的赎价。（可 10:43-45）

因此，长老会信徒认为长老当以服侍的方式行使权柄；他们藉着牧养关怀与照料来施行监督。

使徒彼得将此事描述为“牧养”。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中，彼得并未将自己凌驾于他所致信的众教会

之上，而自称“作长老的”（第 1 节），并劝勉那里的长老们“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第 2 节）。这“照管”的职责就是“牧养”。长老会信徒认为这具体当如何实行？⁴

同在

牧养意味着要活在上帝的子民中间。彼得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正如耶稣这位好牧人与他的羊同住，长老们也当牧养那些与他们共同生活、交往、相处的人。若一个人总是流连海滩、湖滨别墅、足球赛场或狩猎营地，就难以履行长老监督的职责。牧者必须亲临在场。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真实的羊群，牧羊人的同在也能使它们平静下来。曾做过牧羊人的菲利普·凯勒观察到：“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意识到，没有什么比看见我在田野中更能安抚羊群。”当他不在时，羊群就会陷入冲突与嫉妒，显得焦躁、紧张、不安。但“每当我出现并吸引它们的注意时，羊群便会迅速忘却愚蠢的争斗，停止打斗。牧羊人的同在彻底改变了它们的行为”⁵。教会生活亦是如此：长老通过亲身同在来施行牧养。

照管

长老们也以牧羊人照管羊的方式，履行照管会众的职责。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的祭司未能妥善牧养以色列民。上帝应许要纠正这一状况：“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 23:4）最终，那位好牧人正是耶稣自己（参约 10:11-18），而他照管子民的事工模式，也成了作为副牧者的长老们效法的典范。这意味着长老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来照管基督的子民（参罗 12:15）。

效法基督

长老们通过成为会众效法基督的榜样来履行监督之职。正如彼得论及长老的职分时所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彼前 5:3）使徒保罗随时准备鼓励上帝的子民效法他所追求效法的基督的生命（参腓 3:17）；他甚至敦促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腓 4:9；另参帖后 3:9）这种效法基督的榜样应当体现在其言语、行为以及爱心、信心和清洁上（参提前 4:12）。上帝的子民应当从他们

的长老身上看见正直、庄重与纯全言语的榜样——善行与善言的模范（参看多2:7）。

当然，长老若成为如此榜样，乃因他们的特征已被基督塑造。提摩太前书 3 章与提多书 1 章对长老及其特征的描述，常被基督徒匆忙略过、误解或误用。长老的标准是必须无可指责（参看提前 5:7；6:14）。为达到无可指摘，长老当“有节制、自守、端正”（提前 3:2），要温和不争竞（参看提后 2:24-25），善于管理家庭且在外有好名声。他们应当谦卑（参看彼前 5:5-6），甘愿为他人益处舍弃自己的计划、利益、权柄与荣耀（参看腓 2:3-4）。

能寻得如此侍奉基督教会的长老何其罕见！传道人慕安德烈曾指出：“我们或可见教授、牧师、传福音者、宣教士与教师，他们多有属灵的恩赐，成为众人蒙福的管道；但一经考验或亲密关系显明其真实特征时，便清楚可见恒久谦卑的恩典实为罕见。”⁶

当人未能活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 3 章与提多书 1 章所列的其他特征时，便显明其缺乏谦

卑——他们并非无可指摘，因而丧失了长老职分的资格。这正是保罗告诫教会不可急于按立长老，而要考验其品格的缘故。长老乃为榜样——若教会中有骄傲、轻浮、放纵、易怒或好争竞的长老，会众就必效法这些人。反之，若教会的长老是谦卑、温和、恩慈之人，会众亦必如此。

这道理本应显而易见，但请容我直言：长老会对我们基督徒乃是莫大的祝福，因它赐下牧羊人般的长老如此牧养我们。当我们在情感或灵性上挣扎时，有谦卑之人、满有爱心之人、效法基督之人陪伴左右；当我们卧病在床时，他们前来探望；当我们忠心侍奉基督时，他们予以鼓励——基督赐予个人与教会的何等恩典！我们当珍视这样的长老，并爱戴由这般牧者长老所带领的教会。

权柄的行使：长老共同监督

虽然个别长老确实会牧养、关怀并监督个别信徒，但他们最重要的监督工作大多是以集体形式共同完成。在长老制中，当长老们一同监督教会时，这被称为“教会法庭”。有时人们对这种措

辞感到反感或不信任，因为这给人以司法、律法和诉讼的感觉，而缺乏关系与关怀。虽然我理解人们期望牧养监督更具关系性，但*court*一词本义仅指“君王正式召集的顾问与官员集会”⁷。这个词被应用于教会时，有关法庭的说法会提醒长老们：他们在集体履行教会的职责时，乃是君王耶稣的治理机构（参徒 2:33；弗 1:20-23；4:7-11）。

教会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是*presbytery*（长老会）。因所有教会治理机构均由长老（*presbyters*）组成，故称为长老会。无论该群体属于地方性、区域性、超区域性或全国性——当教会治理机构聚集时，长老们便以长老会形式集合，施行监督。

我认为这至关重要，因为这能帮助我们辨识早期教会事工中的“长老会”。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十二使徒正以长老会——即教会的一群长老或监督者——的身份工作（须知彼得在彼前 5:1 中自称为长老）。当关于寡妇照管的投诉呈递上来时，他们召集全会众，敦促其拣选“我们所指派办理这事的人”（徒 6:3），使使徒与长老能专务圣道与祷告之事工（参第 4 节）。

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安提阿的一群“先知和教师”（第 1 节）似乎正在监督着教会。当“长老会”一同

敬拜主并禁食时，他们遵从圣灵的指示，将巴拿巴和扫罗分别出来从事宣教事工。这些人就如此行，差派他们去完成这工作。

这两个先前的例子都显明了长老如何作为地方教会的长老会来行使职能。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看到长老们将跨区域（甚至跨越多区域——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监督教会。面对“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提出的教义方面的挑战（第 1 节），保罗、巴拿巴“和.....几个人被指派”前往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处理此事（第 2 节）。这里呈现的是安提阿的长老与耶路撒冷的长老聚集，讨论并辩论一项教义问题。随后，“全教会”联名的牧函被送往众教会（第 22 节）。

令人惊叹的是，安提阿教会并未质疑“为何我们必须与耶路撒冷共同处理此事？”耶路撒冷教会也未曾表示“你们应当自行解决”或“此事应交由我们代为裁决”。相反，这两间教会的长老们作为联合教会法庭聚集，为特定区域的教会共同行使权柄。

这突显了长老制与（如浸信会或无宗派教会所采用的）会众制教会治理模式的关键区别。长老制强调，地方教会需联结为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教会体系。

最常见的形式是，地方教会法庭称为“堂会会议”（church sessions），地区性团体称为“长老会”（presbyteries），跨地区或全国性团体则称为“总会”（synods）或“大会”

（general assemblies）。这种“联结主义”（connectionalism）是长老们监督大公教会的方式，以确保教义与宣教事务都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并依照他的话语得以执行。

这再次成为对我们个人与教会的祝福。每个地方教会都汇聚了多样的恩赐与美德、个性与特质。这些差异是教会的整体力量，并在长老牧养中得以彰显：有人具有教牧式的关怀恩赐，有人拥有卓越的教导才能，还有人有恩赐去辨别牧养他人的最佳方式。所有这些恩赐都在我们各人的生命与教会集体生活中为上帝的荣耀效力。

对我们所处的更大型长老制教会而言，地域、经历与视角的多样性同样是祝福。我们彼此需要，同心协力远胜独行其事。长老制正是为此而设，为大公教会与上帝宣教事业的推进善管这恩典。

权柄的行使：教会法庭的职能

长老们在教会法庭中以团体身份履行三大职责：宣讲教义、规范敬拜并施行惩戒。

宣讲教义

多数长老会教会都曾在历史上通过认信某一教义标准来宣告其教义。当北美最大的保守派长老会——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PCA）于1973年成立时，便采纳《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及《威斯敏斯特大小教理问答》作为其教义标准。通过这种方式，教会表明了自己的信仰立场，并借着各级议会确保信仰立场得以持守，在这一过程中，堂会与区会将对长老、执事和牧师进行考核。每位任职者都需立誓，以“真心领受并接纳”这些教义准则为己任。⁸

教会的职分人员不是宣讲一次教义就够了。相反，当教会内部或世俗世界出现不同争议时，长老们便聚集起来，将其教义标准应用于这些议题。通常这发生在地区或全国层面：地区长老会或全国总议会可能委任委员会研究诸如堕胎、离婚、种族与公义或同性恋等议题，并提交报告。问题不仅在于圣经或教义标准如何陈述，更在于如何根据涉及的伦理现实，宣告有关这一议题的教义。当长老们在教会法庭中协同工作时，这一过程最为有效。

规范敬拜

同样，长老会教会的长老们按照先前所定的条例安排教会崇拜。《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就明确列出了敬拜中应当包含的要素：祷告、诵读并宣讲圣经、唱诵诗篇与赞美诗、施行洗礼与主餐圣礼，有时还包括起誓与立愿。⁹ 因此，长老会的敬拜仪式仅包含这些由上帝圣言所规定的要素。

但地方教会的会议负责监督每周具体的敬拜。尽管这些敬拜仅包含教会先前确定的要素，但在具体执行上仍有灵活空间：祷告的次数与时机；所选唱的诗歌；主餐圣礼的频率与领受资格；使用的圣经译本；讲道的时长等等。这些实际问题都会在教会生活中出现，均需由长老们聚集作为教会治理机构来裁决。

施行惩戒

最后，长老会的监督者们会对教会成员施行惩戒。虽然基督徒有时会对教会拥有这种惩戒的权

柄的观念产生抵触，但事实上，教会共同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涉及某种形式的惩戒。我们称之为塑造性的惩戒：每当圣经被教导、人们聆听并践行上帝的话语，或是基督徒彼此鼓励、劝勉或警戒时，塑造性的惩戒就在发挥作用。

当然，大多数人听到“教会惩戒”时，想到的是我们所说的矫正性的惩戒（corrective discipline）。这种矫正性惩戒只应在长老们聚集作为教会法庭时实施；任何长老个人都无权自行惩戒他人。通常，矫正性惩戒是在经过牧养关怀、劝诫和辅导等漫长过程后才实施的。正如耶稣指示作为教会代表的使徒们，只有当弟兄姐妹“不听”劝诫（太 18:16）时，才需召集见证人并确立指控。若当事人仍不听从悔改，则将事件提交教会代表（参16-17节）。拒不悔改者最终将被逐出教会。

矫正性惩戒的本意并非惩罚，而是要使那些在属灵道路上偏离——尤其是违背圣经原则之人——重新归正。当门徒意识到自己的罪并领受耶稣基督里上帝的怜悯时，他们就会转离罪，追求新的顺服生活。基督藉着矫正性惩戒引领我们悔改，也是为了保持他教会的纯洁。若长老纵容罪在教会生命中

滋长，就必然导致上帝子民陷入巨大困境，并削弱福音在各社区的见证。基督呼召我们通过矫正性的惩戒，“把”我们中间的“罪”清除出去（林前5:13；另见第7节）。这项艰巨惩戒工作的成果，就是上帝的荣耀显明在地方教会的生命中。

这三件事——宣讲教义、规范敬拜、施行惩戒——正是长老会众长老在教会法庭中集体履行的职责。它们并非与牧养上帝子民割裂，而是息息相关。从实质而言，这三项活动正是教会众长老实践保罗在使徒行传 20 章的劝勉的方式。在这段经文中，保罗最后一次会见以弗所的长老们，嘱咐他们“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28 节）。为何要谨慎？因为教会外有传播错谬教义的豺狼，内有生活扭曲的恶人。众长老当效法保罗通过教义、敬拜与惩戒所展现的牧养心肠。

安然归回天家

为何这对我们信徒如此重要？为何长老会的这一方面对我们而言是祝福？因为基督不仅藉着他的灵看

顾我们，也借着圣灵在真实人类身上的工作来关怀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能看见和认识的，是与我们一同祷告、一同哭泣、一同欢笑的人。基督对我们的治理并非无形无体，而是会通过他所选召的长老们具体而深刻地体现出来。这正是基督保护他的羊并确保他们安然抵达天家的方式。

我们为何要为此忧虑？使徒彼得警告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前 5:8）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属灵仇敌，他想要毁灭我们。他的手段有试探——提供令人心动的机会，引诱我们远离基督、他的话语和他的道路；误导——建议我们偏离通往荣耀的康庄大道；攻击——这可能是彼得在此所想到的，因他提到，读这封信的基督徒正经历“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彼前 5:9）。

我们如何应对这样的仇敌？当然，我们有责任保持警醒；诚然，我们应当将关于魔鬼的忧虑卸给主耶稣基督的肩头。但上帝已赐给我们另一资源：教会的长老们。这些基督的副牧者怀揣伟大的盼望，要帮助圣徒安然抵达复活之日，那时，基督自己将“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彼前 5:10）。基督这位君王就是为此将长 赐给我们的。他是信实的，也必平安地带领我们归家。

进深思考

1. 长老在哪些方面是教会的祝福？
2. 为何长老会信徒认为各教会应当彼此联结？
3. 教会法庭的职责是什么？
4. 理解敬拜中要素与情境的区分，有何益处？
5. 塑造性的惩戒与矫正性惩戒要如何协同运作？为何教会惩戒是教会的祝福？

圣灵如何使用寻常之道来塑造我们生命

作为X世代的正式成员——1965至1980年间出生的一代——我成长于一个平凡的世代。与“非凡”恰恰相反，我们被婴儿潮一代的父母称为“懒散的一代”，而他们在我们出生的那些年正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听着MTV上朋克摇滚与另类音乐中长大，等到我们自己玩音乐时，则是充满法兰绒气息的垃圾摇滚。定义我们成长岁月的作品是道格拉斯·柯普兰（Douglas Coupland）的《X世代》（*Generation X*）与《宋飞正传》（*Seinfeld*）、《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等电视剧，而这些都凸显了我们这一代的座右铭：“无所谓”。¹

但当我这一代开始养育子女——即现今所谓的“千禧一代”与“Z世代”时——我们对他们寄予了更高期望。我们渴望他们成就非凡，告诉他们他们能重塑世界，成为所追寻的变革的变革者，成为激进、非凡、惊艳的存在。我们尽可能早地为他们报音乐

课程，聘请家救助他们进入名校，让他们随精英运动队巡游全国——这一切只为让他们成就非凡未来。坦白说，我时常担忧我们在迫使孩子们追求卓越与非凡这一点上施加了过多压力。

当然，崇尚非凡并非我们这代人的专利。机构亦然。例如，纵观历史，教会往往自视为超凡的存在。中世纪时期，教会是与世俗隔绝的圣地，神圣与凡俗泾渭分明，既是救赎之所，亦掌天国奥秘。

教会聚集着超凡之人——修士修女、司铎主教，尤以作为基督地上代表的教宗为尊。这些超凡者蒙召从事圣工；余者仅行俗务。更有甚者，教会掌握超凡之法——圣礼能够*ex opera operata*（字面意为“因功生效”），可涤除罪咎、赐下力量、超度亡魂。当修士与神秘主义者行异能之事、以天粮喂养信众时，这类神迹使部分人获封圣徒，其余的人则向往终极的净化还有得见上帝的荣光。

为强化教会场所、人员与仪式的超凡乃至超自然特性，教堂建筑被设计为祭坛位于圣所的后部（

从敬拜者的视角看就是这样），通过围栏、圣坛屏风或祭坛栏杆与人群分隔，以此划分神圣与凡俗的界限。圣所是一个超凡的空间，高耸的穹顶与华丽的技艺彰显着神圣的临在。此外，教会基于并存说（concomitance）的教义，在圣餐中仅向平信徒分派饼，唯恐酒（基督的血）被洒落。² 圣餐要素不仅是饼与酒；更是血与身体，传递其所应许的，并是造物主本身。进入基督教会即是进入一个非凡的所在。

与这种无益的教导相反，宗教改革强调的并非非凡之事，而是平凡之物。因此，长老制承袭自宗教改革的核心信条之一便是：圣灵无需借助非凡之物在世界中动工。相反，圣灵会使用平凡之物，在我们心灵与生命中成就非凡之工。

圣灵与他的工作

虽然这可能会让其他基督徒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倾向于强调圣灵同在的更明显表现，但长老会与改革宗神学家长久以来都着重强调圣灵

的工作。事实上，多年前，普林斯顿神学家华菲德曾推崇十六世纪改教家加尔文为“圣灵的神学家”³。但这实在不足为奇：若我们留心圣经，就必能注意到新约是如何阐明圣灵的位格和工作的。

虽然圣灵在旧约中已然运行——特别是作为耶和華在地上的代理者，并膏抹先知、祭司与君王等职分——但新约尤为凸显圣灵的工作。耶稣应许说，圣灵将是“另一位保惠师”（约 14:16），奉耶稣的名、由父差而来（参 26 节），并为耶稣作见证（参 15:26）。事实上，圣灵特别要荣耀耶稣，因他将耶稣的教导再次宣告给门徒（参 16:14）。

为使圣灵完全降临，耶稣必须被接去（参约 7:37-39；16:7）。最终，耶稣藉升天被接去。在使徒行传 1:3 中，耶稣引导使徒回顾“他的受害”，同时以许多确据显明自己从死里复活。他也使门徒展望将要领受的圣灵的洗——这灵将赐给他们作见证直到地极的能力。但在使徒行传 1:9-11 中，使徒们仰望被接升天的耶稣，有云彩将他接去。彼得后来领悟到，这升天意味着耶稣在父右边被立为君王（参徒 2:33-35）。

耶稣作为升天的君王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五旬节应验圣灵的应许。随着圣灵浇灌在整个教会——无论男女、使徒或门徒——圣灵的事工便全面展开。他特别持续提醒使徒们关于耶稣的真理。耶稣曾应许这事必要成就：“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 14:26）这应许在使徒行传中不断应验：彼得、约翰与其他使徒反复为耶稣的受死、埋葬、复活与升天作见证。

圣灵也透过圣道事工使罪人知罪并受审判。耶稣曾预言圣灵将如此工作：“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 16:8）从彼得在五旬节的首次讲道起，圣灵便如此运行，使众人“觉得扎心”，悔改归向并信靠耶稣（徒 2:37）。凡信者都领受了“所赐的圣灵”（徒 2:38；参 10:45）。

圣灵不仅使人知罪，更将信徒与耶稣基督联合，使基督的一切成为信徒的一切（参罗 8:9-11）。圣灵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从灵性的死亡中复活，并内住我们里面，以成就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对义的要求（参

2-4 节），并治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参 13 节），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参 15-16 节），在我们软弱时替我们代求、帮助我们（参 26 节），并确保我们将来身体得赎（参 23 节）。

使徒事工初期，圣灵使他们能行“神迹奇事”——尤其是医治（徒 5:12）。这些神迹指向耶稣，在百姓中激发出敬畏的心，最终验证了使徒所传的关于耶稣的死、尤其是复活的讯息。使徒行传记载的惊人之处在于，到书卷末尾时已不再提及神迹奇事。新约书信也很少提到教会早期所行的非凡神迹。我们看到的是圣灵使用教会——尤其是教会中圣道的事工——来彰显他的能力。使徒保罗告诉哥林多人：“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林前 2:4）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1:5，保罗也宣告：“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注意，保罗的讲道成了圣灵彰显大能的场所。对非信徒而言，以耶稣十架为中心的圣道事工是愚拙软弱、枯燥而平凡的（参林前 1:18-31）。然而，新教，特别是长老会传统，始终强调教会的平凡。

诚然，十六世纪改革宗神学家加尔文赞同教父居普良的观点：教会是我们的母亲，“在她怀抱之外，无人能指望得蒙赦罪或获得救恩”⁴。教会无疑是上帝施恩的所在，但他的恩典并非藉着超自然显现降临，而是圣灵使用其平凡的教会，通过平凡的事工、人群与方式，来托住并滋养信徒。

常规事工

在他设立的平凡教会中，圣灵透过常规事工运行工作。长老宗遵循十六世纪改教家的传统，区分了圣经中暂时性的特殊职分（如使徒与先知）与教会中“常存永续”的常规职分：长老与执事（参弗 4:11-13；提前 3:1-13；多 1:5-9）。圣灵使用使徒与先知的特殊事工，作为教会初创的根基（参弗 2:20），直至新约正典完成。然而从新约时代终结至今，上帝始终藉着长老与执事的常规事工来建造教会，这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参看提前3:15）。

长老和执事是由上帝的子民选出的，这与基督自己要赐下教会职分的旨意是一致的（参看徒 6:1-7；14:23；弗 4:7-12）。这与超自然的特殊呼召截然不同，普通事工的呼召是通过上帝子民从他们中间寻找“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徒6:3）而实现的。

同样，蒙召担任职分的人也是普通的基督徒，而非非凡的圣徒。当我们阅读提摩太前书 3 章和提多书 1 章来查考长老与执事的资格时，会发现这是对一般敬虔品格的描述：“无可指责”，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提前 3:2）。他们应谦卑而非傲慢、忍耐而非暴躁。他们应端庄、正直、圣洁、诚实可靠，因此他人可以其言为凭。这些人应当好客，不被酒精、怒气或金钱所奴役。他们应管理家庭，照管儿女，善于理财。教会外的人也当对他们有好评价。他们必须“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第 9 节），能教导他人并驳斥违背真道者。不可选初入教门的人，而应选经过试验的成熟之人。

这并非在描述超凡的基督徒职位。相反，圣灵呼召设立平凡敬虔之人作长老与执事。这些人被分别出

来，将所领受的福音真道忠心地传递给他人（参提后2:2）。其中有人专职此事并领受供养（参林前9:8-12；提前5:17），也有人继续从事制帐篷、捕鱼、教学、行医等日常劳作，同时牧养上帝的群羊（参徒18:1-4；林前9:6-7）。

圣灵藉着回应教会常规程序所发出呼召的长老与执事，在他们平凡的事工中运行。但教会不仅通过普通的事工推进其圣工，也藉着在世俗与教会中过日常生活的平凡男女信徒得以拓展。

平凡之人

改教家们坚持认为，上帝在世上的事业是通过普通人在各个生活领域中践呼召来推进的。人们如果在日常工作中信靠基督，他们所行的善行就与牧师讲道或长老在垂死之人床前的服侍同样美好。路德如此表述：“若他们心里确信自己的工作蒙上帝喜悦，那么即便是拾起一根稻草这般微小的事，也是善工。”⁵ 信徒的工作之所以蒙上帝悦纳，并非因其与教会有关或名扬天下；而是因做这工的人深信这工讨上帝的喜悦，并且上帝必使用

此事工使他的世界兴盛。上帝使用平凡人作他世界的祭司，作为普遍恩典的代表与中保临到万有。

上帝也使用平凡人作他在世界中的祭司，以推进福音的宣教。或许百基拉与亚居拉就是上帝使用平凡人的绝佳例证，他们在新约中被六次提及，其中三次记载于使徒行传 18 章。这一章开头记载，使徒保罗在哥林多遇见这对夫妇。他们来到此地，是因“革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第 2 节）。我们不
确定亚居拉和百基拉在此居住了多久；但保罗因与他们同是制造帐棚的匠人而相识。虽不确定他们加工的是皮革还是山羊毛，但显然他们以此建立了合作关系。

但这份情谊不止于此。保罗在哥林多与他们同住，不仅“和他们同住”（徒 18:3）一宿或数周，更在他们的哥林多家中停留了十八个月（参第11节）！这对平凡夫妇与保罗共享生命，共同经营事业，也一同参与事工。在保罗遇见亚居拉和百基拉之前，他们可能已信靠耶稣。因此他们很可能随保罗进入会堂，在他“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认识耶稣时伴其左右。当保罗前往叙利亚时，也带着百基拉和亚居拉同行（参 18-19 节）。回到小亚

细亚和以弗所后，保罗留他们在那里从事工。他后来会重返以弗所三年之久，其中一个聚会点就设在这对夫妇家中（参林前 16:19）。

这对平凡的夫妇不仅支持事工，更亲自教导上帝的话语。使徒行传 18 章末尾，当一位来自亚历山大的年轻圣经学者亚波罗出现在以弗所时，他们正在那里。这位新人讲道充满激情与口才，能熟练运用希伯来圣经并指明其如何指向耶稣；但他对完整的福音故事仍有欠缺。于是百基拉和亚居拉“便接他来”（26 节）。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将他带回家中（如《新国际版》译本所示），还是仅仅将他从会堂带到一旁。但清楚的是，这些平凡人“将上帝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26 节）。此后，百基拉和亚居拉仍继续参与事工，为保罗的生命冒死相助（参罗 16:3-4），并忠于使徒保罗所传的事工，直到他生命终结（参提后 4:19）。

当然，新约还提到其他我们知之甚少却被圣灵使用来推进他在世上的工作的平凡人。只需想想使徒行传中这些人物：1:23 节的犹太都和马提亚；8:27 节的埃提阿伯人；9:10 节的大马色亚拿尼亚；9:33 节的以尼雅；9:36 节的大比大（又名多加）；9:43 节

的硝皮匠西门；哥尼流家（10:24-44）；那些在11:20传讲耶稣的居比路和古利奈无名氏；12:13为彼得开门参加祷告会的罗大；13:1的尼结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王希律同养的马念。我们还能列出许多名字。我们可以查看罗马书16章，保罗问候了在他事工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我们会意识到我们对这些人知之甚少。

这一切提醒我们，福音在上帝世界中的推进不仅依靠保罗或彼得这样非凡的领袖，更藉着携带福音的平凡人。教会历史学家肯尼斯·拉图雷特指出：“基督教扩展的主要推动者似乎并非那些将其视为职业或主要工作的人，而是在世俗职业中谋生、并以自然方式向所遇之人讲述信心的男女。”⁶正如新约所示，长老会认识到：当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造就门徒并推进上帝赋予世界的使命时，他的宣教事工便得以开展。

还有如托马斯·比尔尼（Thomas Bilney）这样的平凡人，他在英格兰宗教改革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因身材矮小被称为“小比尔尼”。在上帝的护理中，他认识了福音，并希望其教区的牧师休·拉蒂默（Hugh Latimer）也能明白福音。比尔尼确信，若拉蒂默归信，必将为基督的教会在英格兰带来巨大影响。

于是他心生一计。某日拉蒂默在教会服侍时，小比尔尼请求他听自己的认罪。拉蒂默应允后，二人进入告解室，比尔尼向他认信了福音：他承认自己是罪人，无法靠自己的善行得救，耶稣为他而死，他不是靠行为，而是凭信心领受了基督的义。

拉蒂默那日初次听闻福音，便归信了基督。他最终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对此福音的宣讲而殉道。从人的角度看，正是这位平凡的“小比尔尼”向他传讲了上帝的话语，塑造了英格兰的宗教改革。⁷

因此，长老会强调信徒皆祭司的教义不仅会改变我们对世俗平凡生活的理解——无论是在日常工作中还是在福音见证上——也会改变我们对教会中平凡生活的认知。既然每位信徒都是联合于大祭司耶稣、都是在上帝面前的祭司，那么每个信徒的敬拜就都有重要意义（参彼前 2:4-10）。一位老妇周五下午的祷告，在上帝眼中与年轻传道人周日早晨的祷告同样宝贵。平日作会计师之人的主日学教导，在上帝眼中与那位常发表论文的博士教授的神学院讲章同样有价值。所有信徒都受了上帝的膏抹，都是上帝面前的祭司，都在建造上帝的国度中有重大意义（参约一2:27）。

这并非说上帝没有赐予某些人更多恩赐；也非否认他为教会设立了长老牧养群羊并善于教导的职分结构（参看来 13:7, 17；彼前 5:1-5）。而是要表明，在平凡的基督教会中，上帝使用平凡的男女作为“他父神的祭司”（启 1:6），他们的敬拜意义重大，他们的侍奉在基督里蒙悦纳，他们的见证对推进上帝在世上的宣教使命也至关重要。

寻常之道

在这平凡的教会中，当平凡的男女接受平凡的圣工牧养而聚集在一起时，他们就会发现，上帝正透过这些寻常之道来运行作工。《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 88 问说，“常用的蒙恩之道”就是圣道、圣礼和祷告。尽管这些普通方式在有些人看来是简单甚至愚拙的，上帝却以强有力的方式使用它们，因他使其“对蒙拣选者成为得救的有效管道”（参林前 1:18-31）。

在圣经的阅读尤其是讲道中，圣灵会动工使罪人悔改，并安慰圣徒。人们以崇高敬畏之心坚信圣经是“真实无误的上帝之道”，圣灵用圣经来光照、

说服并降卑罪人。当这道被清晰、忠信且智慧地宣讲时，当传道者倚靠圣灵时，上帝便使用他的道，将罪人从自我中驱赶出来，并吸引他们归向基督。当会众聆听上帝的道，特别是当他们以殷勤、预备和祷告的心志参与时，圣灵就在他们生命中结出这道的事工之果。⁸

在洗礼和主餐的圣礼中，圣灵运行以坚立他的道，并在我们以信心回应时确证我们的心。事实上，唯有圣灵在这些记号（饼和酒）中并藉着它们运行时，这些记号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实效，引领我们走向救恩。当我们为孩童施洗时，圣灵会显明圣约的应许，并在上帝所定的时刻感动他们的心，使他们以信心回应。在主餐中，圣灵使公开认信的信徒得以“凭信心领受他的身体和血”——不是物质或肉体地，而是藉着信心——从而确证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与交通。⁹

在我们的祷告中，圣灵帮助我们向上帝呈明心愿。我们藉着祷告认罪，藉着感恩承认上帝的怜悯，并为他国度的拓展以及我们身体和灵性的需要祈求。当我们不知当如何祷告时，“圣灵扶助我们的软弱，使我们能明白当为谁、为何事以及如何祷告；并藉着在我们心中运行与苏醒……那些对于正确履行此职责所必需的领悟、情感与恩典。”¹⁰

圣灵正是透过这些寻常之道作工的。三一上帝使圣言、圣礼与祷告成为我们救恩的有效途径。¹¹

基督徒生活的莫大福分之一，就是我们寻常的基督教会无需新奇事物来吸引罪人或寻求者。他们所需要的乃是这些寻常之道，以及对使用这些管道的上帝的信心。当今时代最显著的缺失之一，正是对蒙恩之道缺乏信心与把握。无需走访太多福音派教会，就能发现对圣言、圣礼与祷告的轻视：灯光秀、喧闹乐队、电影片段、情景短剧。然而，我们并不需要特殊场所或特效、非凡经历或事件。上帝喜悦并应许使用这些寻常之道，在人的生命中成就他的救赎之工。

因为当上帝的子民使用寻常之道时，即便最无知的人也能学道救恩的伟大故事，在信心与恩典中成长，并作为祭司在上帝的殿中侍奉。这是何等福分！诚然，圣经中并非所有内容都清晰明了。但即便是“不学无术的人，只要正当使用寻常之道，也能对那些关乎救恩的必要之事获得充分理解”。¹²

同样，长老会信徒会认识到，我们不需要“超然启示”或圣灵特殊显现的确据；相反，我们正是

通过“正确使用寻常之道”，得了得救的确据¹³。这意味着当我们每周参与上帝子民的集体敬拜——聆听上帝圣言的宣讲、领受圣餐、与带领祷告者一同祷告时——上帝就会赐福给我们，并在我们里面培育一种不可动摇的确据：我们是属他的，他也是属我们的。

寻常对长老会信徒是美事

当然，这样的学习和确据要求长老会成员在主日复主日地参加他们寻常的长老会教会，使用这些寻常的蒙恩之道。当我们灵里或情感上挣扎时，那位超越的上帝会再次将我们带回他那平凡的教会，这里有平凡的职分人员进行服事，充满着用着各种寻常的蒙恩之道的平凡之人。

《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对此有一段优美的牧养性注解。第 172 问提出：“怀疑自己不在基督里，或怀疑自己没有做好正当的预备，这样的人可以来领受主餐吗？”我正经历情感上的挣扎，灵里充满恐惧，看不清前路。我该怎么办？我可以来赴圣餐吗？

《教理问答》回答：可以来——因为“上帝设立这一圣礼，就是要宽慰软弱有疑惑的基督徒”。这样的人

“应当参加主餐，使自己得以坚固。”上帝透过这寻常的饼与杯赐予我们的恩典之一，就是他使我们能藉此抓住基督，正如基督抓住我们一样。

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是苏格兰宗教改革的领袖，十六世纪末在爱丁堡圣吉尔斯堂会担任牧职。他在牧养与讲道期间，以《圣餐的奥秘》（*The Mystery of the Lord's Supper*）为题发表了一系列讲章。为阐明人在领受主餐时可能获得的“新事物”，布鲁斯告诉会众：你得到的并非新事物，而是对同一事物的更深的把握。“你在圣礼中对同一事物的把握，比单凭听道时更为牢固。”他如此主张。“透过领受圣礼，上帝使你比仅仅听道，灵魂变得更为宽广。”不仅如此，“我们如今对基督有了更深的把握，因着圣礼，我的信心得着喂养，我灵魂的疆界被扩展，从前我仅能用拇指与食指勉强抓住基督，如今却能以整只手握住他——确实，我的信心愈增长，对基督耶稣的把握就愈稳固。”¹⁴ 这“更深的把握”正是透过主餐圣礼的平凡方式达成的。何等安慰——这般确据的增长无需非凡之举：不必跋涉朝圣或通过苦行补赎。对于平凡信徒而言，聆听上帝之道、参与圣礼并献上祷告，便已足够。

然而这一切的奇妙之处在于：当我们委身于长老会那平凡的基督教会时，上帝便会行非凡之事。他赐予所收养的儿女怜悯与恩典；光照我们的心思，感动我们的意志；有效地呼召并称我们为义；使我们成圣；并平安引领我们归家。我们当如何回应？上帝并非呼召我们行非凡之举，而是召唤我们爱他那美好、用宝血赎回的、平凡的基督教会——皆因圣灵乐于藉着他的管道、并在他的教会中作工，来祝福他的子民。长老会教导并实践这些真理，实乃我们众人的祝福。

进深思考

1. “寻常”何以是美善的？
2. 上帝所使用的寻常之道有哪些？他如何通过这些管道来牧养基督徒？
3. 为何上帝使用寻常之道来造就他的子民和教会，是令人鼓舞的？
4. 圣灵如何牧养信徒？
5. 信徒皆祭司的教义为何是赐给教会的祝福？

长老制信仰问答

正如我在本书前文所述，我认为长老制不仅是一种讨论教会治理的方式，更代表着一种由信仰、实践和叙事所塑造的特殊基督教身份。因此前几章在论述长老制教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时，也探讨了上帝的主权、护理、普遍恩典、信徒皆祭司的教义和蒙恩之道。

然而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教会治理正是该宗派名称的核心要素。在当今世界，宗派——甚至长老制本身——是否真对平信徒有益，并非总是显而易见。故我需预先声明：以下问答主要围绕教会治理议题展开。

另有一项免责声明：为在回答中会尽可能呈现我所认知的福音派长老制全貌。但我的事工一直是作为牧师效力于北美长老会（PCA）。尽管我想要超越自身背景，以呈现更普世性的长老制观点，但我的回答仍难免带有这种背景的印记。若某些细节与你所处的情境存在差异，我建议你向所属教会的牧师或长老请教他们对这类问题的解答。

“长老制”一词代表什么？

“长老制”一词中嵌有“长老”之意。*Presbyter*是希腊词*presbyteros*的英文转译，在英文译本中译为“elder”

（长老）。因此，长老会作为宗派标签，代表长老对教会的监督权。

但与此相关的问题常随之而来：既然长老负责监督，为何提摩太前书 3:1 中“监督”的希腊词（*episkopos*）与之不同？该词衍生出了“主教制”一词，即由主教监督多间教会的形式。我们的圣公会朋友主张圣经中存在三种而非两种教会职分——主教、长老与执事——这一观点是否正确？

首先需注意，“监督”一词在新约中并不多见，但出现时常与“长老”紧密关联。如，使徒行传 20:17 记载，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劝诫他们说：“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28 节）。同样，在提多书 1 章中，保罗对他的副手说：“我从前留你在克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presbyteros*）”（第 5 节）。他随后描述长老应该有怎样的品格，说：

“监督（*episkopos*）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第7节）。看来保罗是在交替使用这些词，所以他说的并不是教会里需要设立不同的职分。

事实上可以说，随着早期教会治理模式的发展，长老是职分，而监督是要履行的职能。正如我们在这本小书中已提到的，长老通常是年长且广受尊敬的领袖；他们的职分在会堂生活中为人熟知，并在福音书中频繁提及。长老做什么？监督上帝子民的生活。因此，保罗平行使用这两个词是合理的。这一切都表明，长老会代表着一种由长老监督教会的治理形式。

是否存在一条易于记忆的原则、能阐明长老制精髓？

当我的父亲被提名为地方PCA堂会的治理长老后，他给我打来电话。他的教会已开始进行圣职人员培训，作为培训内容的一部分，他领到一本深蓝色活页夹，上面写着教会治理规范。他翻阅着这本手册，对其中详尽的细则感到困惑不解，便来电话向我抱怨。

“我怎么学得会这些东西？”他惊呼。我告诉他，只要能记住一个理解长老会制的简单原则就足够了：部分在整体之中，整体亦在部分之内。

正如我们所见，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所描绘的早期教会并非离散、独立、自治、自我管理的会众群体。相反，这些教会彼此相连：安提阿发生的事会影响耶路撒冷，反之亦然。更进一步，腓尼基和撒玛利亚的教会也参与这些教义问题的讨论。局部——即地方教会——存在于整体之中。

但整体也存在于局部之内：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中，聚集的使徒和长老们决定给众教会写一封牧函。这事“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都以为美”（徒15:22）。这封信被带到安提阿、叙利亚和基利家的教会，他们“因得安慰就欢喜了”（第31节）。他们为何欢喜？为何不说“那些人凭什么管我们”？他们领受并欢喜，因为这整体——代表地区或全国的整体教会——存在于局部之中。

理解了这一原则，长老会治理体制的其他方面也就变得合理了。如，审查与监督的原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整体教会有责任看顾其较小的部分。

由于审查与监督机制，地方教会堂会会议记录需接受区域长老会的核查¹。区域长老会的会议记录则由更高一级的教会法庭（总会或大会）审查。这些审查不仅针对形式要件，更关注实质内容——下级法庭是否遵循教会宪章？是否持守共同的教义标准？是否践行圣经敬拜的基本原则？

但另一方面，申诉或上诉的可能性正源于部分属于整体的关系。长老会的治理形式允许对地方堂会或区域长老会的决议提出申诉。这些申诉可呈递至更高一级的教会法庭，以便更多长老能将智慧运用于该情境。同样，在惩戒案件中，若惩戒程序未被遵循或审判过程中存在严重偏见，亦可向更高级法庭提出上诉。这一切之所以可行，皆因部分属于整体。

何为教会“会议”？该团体由哪些成员组成？

会议（session）是由牧师（或教导长老）与治理长老组成的教会法庭，负责监督地方教会。尽管不同的福音派长老会对参与教会会议的牧师类型（特别是“助理牧师”或“副牧师”是否具备资格）有着不同规定，但最需要记住的是：所有在

教会会议中服侍并拥有投票权利的人，都是由会众选举产生的。

话虽如此，当教会召开会议时，现场可能不止有牧师和长老。在大多数长老制教派中，教会会议是公开会议，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如果你去参加教会会议，可能会看到执事代表、妇女事工负责人、诗班指挥，甚至是希望加入教会的人。当然，这也有例外：某人可以出席会议，但除非获得堂会投票授予的权利，否则不能在会议中发言。有时教会也会根据议事规则，投票决定是否召开闭门会议或执行会议——这意味着只有拥有投票权的成员可以留下讨论、聆听和投票。

牧师与长老的关系为何？牧师的权柄是否高于或低于长老？

这取决于不同的长老会宗派。在PCA（美国长老会）中，我们持守长老职分的“平等性”。即只有一个职分——长老职分；然而在该职分内有两种“类别”：教导长老（或称牧师）与治理长老。虽然两类长老在职能上可能有不同侧重，但同属一个职分。因此二者具有平等地位。教导长老并不比治理长老

拥有更多权柄，而治理长老的权柄也不应高于教导长老。

在十九世纪的长老会中，关于牧师与长老在职分上是否平等的观念曾引发激烈争论。许多人认为治理长老不应参与牧师的按立，因为他们不属于同一职分，故无权通过按手礼将权柄授予牧师。肯塔基州牧师 R·J·布雷肯里奇（R. J. Breckinridge）极力主张：长老会治理体制并非牧师统辖长老的等级体系，而是牧师与长老共享权柄的共同体。同理，按立并非某种仅限于牧师的“咒术”——即祭司转移属灵能力或洞见的仪式——而是与长老共同行使的治理行为。布雷肯里奇的核心观点至今成立：牧师并非因身为宣讲者才成为长老；他们因身为长老而宣讲，且与治理长老同属一个职分。²

但治理长老与教导长老仍存在差异。如，在美南长老会体制中，唯有教导长老（即牧师）可主持主餐。事实上，教导长老需专门参加关于圣礼与教会历史的按立考试——此举无疑是为确保牧师不会误解圣礼的功效及基督临在其中的方式——而治理长老则无需参与。此外，教导长老通常“凭其职分”³，主持会众聚会及堂会会议。当然，若没有教导长老，教会会

议可选举一位治理长老担任主持人。但教导长老主持这些会议的特权（及责任！）表明，两者在职分上还是有区别的。

为何长老会牧师与执事必须认信（subscribe）圣经之外的教义声明？“签署”究竟何意？

我们要记住，本书前文已阐明，基督赐给了教会权柄，以宣讲其教义、规范敬拜秩序并教导其会众。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教会以何种形式宣讲其教义？是否仅高举圣经宣称“经上如此记载，我们便如此相信，此事就此定案”？抑或存在其他教义宣讲机制？纵观教会历史，教会始终通过表述真理来宣讲教义。如，早期教会曾面临亚流异端的挑战。亚流及其追随者无法想通：上帝怎么可能是一方面是自足、永不改变、没有情绪起伏的；另一方面却能成为人？后者意味着上帝会变得有所依赖、会发生改变、且必须经受痛苦。亚流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将“逻各斯/道”（希腊语中“Word”的意思）看作是在时间之先被造的第一个受造物。万物藉逻各斯被造，逻各斯则以耶稣基督的形态成为肉体。然而亚流派主张曾有一个时

期，道尚未存在；他并非永恒，因此与上帝不具有相同的本体。

针对这一异端，早期教会在主后 325 年的尼西亚会议和 381 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上明确宣告：主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子，与上帝有一样的本质，且永恒相交。作为永恒上帝之子，他创造万有；作为永恒上帝之子，他由马利亚所生并成为人。这些真理被汇总于《尼西亚信经》中，教会领袖们签署这一信经，表明他们认信其中的真理（这正是认信一词在此语境中的含义）。

从早期教会至今，教会始终制定真理纲要并要求其领袖宣誓持守。教会从基督领受权柄，既能宣告其教义，亦可要求信徒认信这些教义。长老宗教会的教义纲要见于《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及大小《教理问答》；多数福音派长老会都要求信徒认信这些纲要。

若牧师、长老或执事对这些教义纲要有异议，必须向教会法庭提交其不同见解。因为个别长老或执事无权宣称自己的教义；相反，他必须顺服教导教会所宣告的真理。若某长老与教会教义标准存在重大分歧，他或许会呼吁整个教会重新

审视其教义立场是否错误。然而，若教会重申其教义，他就应当省察自身及其所持守的教义，甚至可能需要寻找一个在教义上与自己相符的宗派，而非破坏教会的平安、纯洁与合一。

长老为何要承诺彼此顺服？

在牧师和治理长老所立的按立誓约中，有这样一项承诺：“你是否承诺在主里顺服你的弟兄？”⁴ 这一誓约触及长老会体制的核心。其治理体系是共享式管理：牧师不独自监督；单个治理长老不独自监督；一群长老也不独自监督。而是由教会所有人——由会众选出长 并由基督赐给教会，来共同监督教会的事工。

当然，要妥善履行这一责任，长老们就必须同心协力。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彼此倾听、考量对方的观点，有时甚至需要放弃个人立场以支持他人。有时——或许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教会议题表决中落败。届时当如何？愤然离席？缄默不言却在暗中鼓动会众支持己见？抑或将此事埋藏心底作为日后攻击教会或牧师的把柄？

我们应当、也必须要做到的，就是彼此顺服（参弗5:21）。对于长老的事工而言，没有比腓立比书第二章这些经文更重要的教导了：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腓2:3-4）

当长老们视他人及其利益比自己更为重要时，长老会便能良好运作，教会也将健康增长。若未能做到这点，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愤怒、猜疑、闲话与诽谤的不良风气。

为何长老宗教派与地方长老会教会中存在如此多冲突？

若将北美长老会历史中的分裂现象推演开来，便不难理解为何长老会信徒常被称为“分裂派”。单是梳理从十八世纪至今长老会内部的各种分裂与合并，并考量诸多“微型长老会”教派，就足以另成一卷专著。简言之，长老会历史上冲突频繁，常通过分裂来实现教会的增长。⁵

我认为这问题的根源可追溯至前文的问答：当长老会领袖们未能彼此顺服时，冲突便不可避免。有时这些冲突是为捍卫圣经原则的正当争战；但更多时候并非如此。这提醒我们，由观点、背景和期望迥异的长老们共同治理教会，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我们仍存留着败坏的罪性。因此，唯有倚靠圣灵的引导与加力，并持守认罪与悔改的常态操练，才能使教会得以长久持守。

加入长老会教会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是否需要认信教义声明或确认教会圣约？

我在几乎所有新会员课程中都会引用这句钟爱的话：“身为长老会信徒的一大优点，就是我们像耶稣那样敞开教会大门。换言之，加入我们长老会教会唯一的要求，就是一份可信的信仰宣告。”

若确是如此，问题便转化为“何为可信的信仰宣告？”可信一词仅指“可被信服的”。那么，怎样的信仰宣告才值得牧师与长老们信服呢？所幸我们无需杜撰——这已凝练于我们的会员誓词中。

多数长老会会要求信徒在加入教会时立下某种誓言或承诺。美国长老会（PCA）的前三项成员誓约概括了何为可信的信仰告白：第一项誓约强调我们明白自己是罪人，理应承受上帝的审判：“你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个罪人，理当承受他的不悦，除他全权的怜悯外别无盼望吗？”当我们如此确认时，即表明我们认识到自己无法自救，救恩必须来自我们之外。

第二项誓约指明救恩的来源：“你信靠主耶稣基督为上帝之子、罪人的救主，并唯独领受并安息于他在福音中所赐的救恩吗？”此誓约使我们委身于耶稣——那位永恒的上帝之子、道成肉身的救主；我们承认除他以外别无救恩。但誓约同时阐明了得救之信心的本质：立约表明我们足够信靠耶稣，以致领受他，并唯独安息倚靠他得救。我们关于耶稣的一切知识皆源于福音本身。福音的宣讲将基督赐给我们；我们凭信心唯独领受他为救恩。

但我们不仅信靠耶稣，更渴望顺服他。这正是第三项成员誓约的核心：“你现在是否决心并承诺，谦卑倚靠圣灵的恩典，使你竭力活出与基督

门徒相称的生命？”腓立比书中，保罗呼召基督徒“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1:27）。这正是此誓约要求我们践行的——活出一种能让旁人认出我们是耶稣门徒的生命。我们因爱耶稣，就寻求顺服他（参约 14:15）。但我们无法靠自己的能力做到，乃是倚靠内住的圣灵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作基督的门徒。

这三件事——我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信靠耶稣为救主；我愿意作门徒而活——构成了可信的信仰告白。作为基督教会的职分，当人们用这些誓约宣告信仰时，我们以爱心作出判断；多数时候，我们推定其生活与告白相符。

然而，有时在成员资格审查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某些情况使人质疑其信仰告白的可信性。如，某人与非配偶者发生性关系；某人表现出对配偶的暴怒控制；某人曾威胁要伤害前任牧师。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形，长老就通常需要更多时间，呼召当事人悔改，并观察圣灵的果子是否显明。

需注意的是，这些成员誓约中未包含的内容。申请人无需认同上帝的全权、预定论或改革宗对主

餐的观点。成为会员只需宣告自己是门徒。但若要成为教会职员，则有更高要求——正如我们已阐述的：我们要求此人认信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Westminster Standards）作为其个人教义立场；还要求他确认相信圣经的默示性与无误性；并期望他认可我们的治理体系符合圣经的原则。但这些要求均不适用于普通会员资格。我们如同耶稣那样向众人敞开教会之门。

为何要为婴儿施洗？他们在长老会教会中的地位如何？

虽然此处并非为婴儿洗进行详细辩护的场合，但我们可以如此说：我们为婴儿施洗，因洗礼是新约的圣礼，而新约为此给出了依据：我们应将婴儿纳入受洗者之列。关于前者，大多数改革宗基督徒都同这一点：洗礼是加入有形教会的记号。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面对五旬节听众的提问，彼得宣告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38节）。纵观使徒行传，这是一种固定的

模式：个人悔改并相信了福音，也受了洗，因此被纳入有形的教会。

然而此事还有另一层面。使徒行传 16 章记载了两个场景：个人信靠基督后，其全家也随之受洗。首先是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这位敬畏上帝的外邦人原已信奉耶和華，当听到保罗所传的福音时，“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14 节）。但受洗的不单是她，“她一家既领了洗”（15 节）。另一位是无名的腓立比狱卒。保罗和西拉在他看守时遭遇地震，狱卒误以为囚犯逃脱而欲自尽。保罗表明众人仍在后，狱卒全家听闻福音而信，“于是禁卒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16:33-34）。

使徒行传呈现了两种模式：信基督者受洗，则与之有血缘或雇佣关系的人也会一同受洗。这承袭了旧约亚伯拉罕的传统：他个人信靠耶和華，而家中男丁皆领受圣约的记号——割礼。虽然标记从割

礼变成了洗礼，且如今涵盖男女两性，但这模式并未改变。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洗礼如今成了加入有形教会的记号，涵盖认信的信徒及其子女。

因此，孩童被纳入有形的教会，是正确的。他们的地位如何？是否因受洗就享有教会成员的一切权利与特权？我们的子女是有形教会的成员，但他们直到作出可信的信仰告白并经地方教会堂会接纳至主餐桌前，才会成为“完全”的成员。被接纳至主餐桌者称为“领受圣餐的成员”；尚未被接纳者则为“非领受圣餐成员”。

这做法有几个原因。首先是主餐本身的设立。当耶稣设立圣餐时，在场的是已公开认信的门徒。昔日全家共食的逾越节筵席，如今成为基于认信耶稣而重组之新家的圣餐；犹大当时也在场，他曾自称是耶稣的跟随者。以认信作为参与圣礼的条件，将耶稣时代圣餐的设立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1 章关于主餐的教导联系起来。其次，哥林多前书 11 章要求前来领餐者先省察自己（参 28 节），并分辨主的身体（参第 29 节）。《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

答》第 177 问指出，这两项要求意味着只有“达到年龄并具备能力”履行这些事的人方可领受主餐。通常长老会认为这不包括婴孩或幼童，而是指至少已到一定年龄、能够作出真实可信的信仰告白、并能接受主餐意义教导的人。

然而当长老会举行主餐时，我们仍希望孩童在场——即使他们尚未亲自领受饼与杯。多数牧者会藉主餐再次阐明福音，敦促未参与者将信心寄托于耶稣基督。多少孩童正是在主餐台前受感召而宣告信仰！看见他们以蒙恩罪人之姿首次领受圣餐，见证他们已接受并安息于救主耶稣，这是何等喜乐！

顺服教会的治理与惩戒意味着什么？如何确信这样做是安全的？

这种顺服教会治理与惩戒的表述可见于许多长老会教会的会员誓词中。如，美国长老会（PCA）的第五项会员誓词是“你是否顺服教会的治理与惩戒，并承诺竭力维护其纯全与平安？”⁸ 这意味着什么？

从基本层面而言，这意味着当长老们寻求带领和监督教会生活时，会众会顺服他们的带领。希伯来书的作者如此劝勉信徒：“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儆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来 13:17）彼得在彼得前书 5:5 同样敦促：“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有时教会生活中会出现需要长老会议介入却无法向全体会众公开的情况。此类情形下作出的决定可能显得专断，因我们作为平信徒既不能也不应知晓全部细节。此时，希伯来书与彼得前书呼召我们存谦卑之心，信靠领袖，并祈求上帝赐下顺服他们治理的恩典。

此誓言也要求我们顺服教会的惩戒。我们或许未曾察觉，但教会生活中的一切活动皆是某种形式的惩戒。当我们聆听宣讲的真道、在主日学课程中得弟兄姊妹劝勉，或参与祷告组时，正是在经历“塑造性的惩戒”。藉着共同生活而进行的惩戒，使我们被塑造成为基督的门徒。

当然，教会惩戒还有另一种形式：矫正性的惩戒。顺服矫正性惩戒意味着：当我们的生活偏离正轨、陷入混乱时，当长老们想要陪伴我们、理解并呼召我们悔改时，我们不会逃避。相反，我们会配合教务会议，诚实地面对他们，倾听并领受他们的劝诫，并悔改。

在当今这个对权柄充满怀疑、惧怕“教会滥用职权”的世界里，这种顺服教会治理与惩戒的承诺看起来并不安全，甚至是危险的。坦白说：确实可能如此。完全有可能加入一个由心怀私欲、缺乏牧者心肠、态度严厉之人主导教务会议的教会。但若你身处这样的教会，仍有好消息：整体包含部分——当问题出现时，有其他教会的长老可以通过申诉途径介入，甚至对违反章程、在监督职责上犯罪的长老提出指控。

但我们常忽略的是：灵性上无人看顾同样危险。记得我们之前说过——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参彼前 5:8）。魔鬼想要筛彼得像筛麦子一样（参路 22:31），他也想如此待我们。他可能通过迫害达成目的，也可能试探我们，将世上的万国或肉体的情欲摆在我们面前，以致我们可能丧失灵魂。

这正是长老牧者们介入帮助我们的时刻。他们拥有的工具之一就是矫正性的管教。他们前来指出我们的过失，敦促我们的悔改，并在我们不愿听从时仍持续追寻我们。若我们以谦卑束腰并顺服他们的监督，就能使他们的工作更为轻省。而这正是我们在会籍誓约中所承诺要履行的。

长老的权柄如何体现？怎样行使？我必须完全听从长老的吩咐吗？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长老的权柄及其行使方式。尤其是在涉及教义和惩戒的争议性事项时，长老们必须集体发言。我们称之为“管辖权能”。任何长老个人都无权独自宣布教义或惩戒会友，教会成员也无需“顺服”个别长老的指示。当然，长老的劝诫可能蕴含智慧，“顺服”或许有充分理由，但这并非强制要求。

即便是长老会作为一个整体给出劝勉、并敦促大家走某条符合圣经的道路，也不意味着我们作为个人成员必须服从。最终，我们良知的唯一主宰是主耶稣基督（参罗 14:1-9）。⁹ 若仅因“长老会议”就盲目顺服，就是容许我们的良心违背真正的基督徒自由。

那么，这对教会惩戒而言意味着什么？正如我们的教义标准所总结的那样，教会惩戒针对的是违反圣经的行为。这些违反圣经的行为是罪的明显例证，即“任何不符合或违背上帝律法的行为”。¹⁰ 这意味着当教会惩戒一名成员时，通常是因为更公开或恶名昭彰的罪，如淫乱、贪污、身体虐待或攻击，或诽谤。我们通常不会因为成员未能顺服长老会的劝告而提出指控。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们应当尊重长老的劝告，尤其是长老会集体提供的建议或对特定罪的告诫。毕竟，希伯来书 13:17 劝勉我们：“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我们牧师和长老必须为我们的牧养工作交账；我们正在看顾上帝的子民。这是一件令人敬畏的事。会众听从我们合乎圣经、并以爱心、关怀和关顾之灵给出的劝告，会使我们的任务更容易。

寻求教会的平安、纯洁与合一是何义？

我先前回答中提到，加入长老会的人的誓约中有“承诺竭力维护其纯全与平安”的说法。同样，

在教会担任职分的人也应“承诺热忱忠心地持守福音真理，维护教会的纯洁、平安与合一，无论因此遭遇何种迫害或反对。”¹¹ 这誓约意味着什么？为何会众与职员都需立下基本相同的誓约是如此重要？¹²

我们立下相同誓约的部分原因，无疑在于其难以持守。即便在新约教会如腓立比，维护教会的平安、纯洁与合一也是一个挑战。教会中有人“出于嫉妒纷争”与使徒保罗同传基督（腓 1:15）。教会外的反对者以迫害苦难相威胁恐吓信徒（参28-30节）。友阿爹和循都基的纷争或许已蔓延至其他会众，导致自私的野心与虚荣，不顾他人需要，固执己见（参 2:3-4；4:1-2）。甚至有些曾一度与教会同行之人，如今生活与福音不相称，成了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参 1:27；3:18-19）。平安、纯洁与合一在当年是艰巨的目标，今日亦然。

正因这承诺如此艰难，我们往往侧重三者之一而忽略其余。某些事工强调平安，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冲突。任何质疑现状者——不是质疑教义或秩序问题，

而仅仅是因为“我们为何如此行事”，都会被视为危害教会合一的分裂者。另有人强调纯洁——尤其是教义或道德的纯洁性。这类事工以深邃的神学真理为先导，或坚持精确的道德生活最为关键。还有人将合一奉为核心观念；每项决议必须全体一致通过，否则他们担心会破坏教会秩序。

但这三者本为一体，不可分割。唯有追求教义与道德的纯洁及彼此合一（而非全体一致），教会生命才能得享平安。纯洁是通向平安与合一的道路，而合一唯有在共同持守神学立场与宣教目标时方能实现。

因此，当我们立下此誓约时，便是承诺不将个人方式、个人事工理念或个人议程强加于教会。我们承诺不为维护个人异象而分裂教会，而是围绕共同的教义道德承诺与促进合一的态度（参弗4:1-6），寻求整体的健全与福祉。

长老会教会成员有哪些权利、特权与责任？

在我所属宗派的《教会治理规范》（Book of Church Order）中，关于教会会员的章节堪称优美，

却常被忽视。我认为其优美之处在于它描绘了教会成员应有的生命图景。孩童当领受洗礼——这是加入上帝可见子民的记号。他们也当接受牧养看顾、圣经教导与治理关怀，以期待他们能以信心接纳耶稣并亲自认罪归主。

凡认信信仰并被接纳至主餐者，“享有教会一切权利与特权”¹³。虽然美国长老会的《教会治理章程》未明确规定“权利与特权”的内容，但其中必然包括领受主餐（及为子女施洗）的权利与特权，亦包含选举教会职分的权利与特权。按我们的治理体制，品行良好的男性会友享有被提名担任教会职分的权利与特权。全体会友共同享有向长老会申请在其地区开展新宣教教会的权利与特权，并有权对地方教会堂会决议提出申诉。

成员职责由《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尤其是《大小教理问答》界定。我们固然相信圣经的首要教导是上帝要求人类履行的职责¹⁴，但也承认信条与要理问答乃圣经在这些领域教导的纲要。

我特别推荐《大教理问答》对十诫的总结，这为教会成员（即公开认信的耶稣基督信徒）提供了思考其责任的丰盛途径——这些责任包括对上帝、对彼此，以及对更广阔世界的义务。

在长老会治理体系中，教会成员如何免受虐待？若我对长老或其行为存疑，应当如何应对？

此前我曾提及长老会制的核心原则：局部寓于整体，整体亦寓于局部。这一原则对我们思考本问题至关重要。

某人可能加入了一个存在长老会虐待现象的教会。在我担任助理牧师的某堂会中，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些长老会议——许多长老相互咆哮，冲突频发且激烈。会议期间我总在议程顶端写下一句箴言：“回答柔和，使怒消退。”（箴 15:1）这种愤怒与虐待的氛围渗入教会生活，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会众。因此我承认此类情况确实存在。

但这也有解决之道：若教会成员遭受长老言语侮辱、精神虐待甚至性侵，可对该长老提出指控。《教会治理规范》详述了此类指控的流程；若需

进一步协助，当事人亦可联系长老会书记或总会书记寻求协助。当然，指控需经调查跟进，很可能会引发一场试炼。但受虐待者终将获得申诉机会，如同在法庭上陈述案情。即便地方教会长老会驳回指控，或试炼未导致正式惩戒，仍可基于某些理由对长老会的处置提出申诉。这将促使区会介入并了解该地方教会的实际情况。某些区会管辖地域较广，难以悉知每个教会的动态。针对长老会处置的申诉若提交至区会，便能吸引更多关注。这正是因为教会每个部分都归属于整体教会，而整体教会对各部分负有监督之责。

若问题并非长老的虐待行为，而是长老会某项决议看似违背总会章程，又当如何？同样地，任何成员均可对本地教会长老会的决议提出申诉。当然，总会章程可能对申诉条件、呈递方式与对象、审理程序有特定要求。假定长老会驳回申诉并自认没有错失，则成员可将申诉提交至区会。这里再次彰显了那个重要原则：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长老会教会并非自治的会众群体；它们彼此联结、相互监督。

为何长老会教会拥有如此详尽的《治理规范》？

来自独立教会、非宗派或浸信会背景的新长老会信徒，常对各派《教会治理规范》的详尽程度感到惊讶。这种惊讶甚至可能来自那些先前处于主教制教会（如圣公会或罗马天主教会）体系的信徒——他们往往从未需要关心那些教会的实际治理方式。即便曾接触过相关治理文件，也可能因其过于复杂难解而却步。加入长老会后能接触到这些治理规范，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我们必须谨记要素与情形的区分——我们在这本小册子其他部分已提到过这一点。长老制教会的治理要素是圣经明确启示的，但具体实施方式则留待常识、自然之光等资源来补充。如马太福音18章揭示了教会惩戒这一要素，但提交证据的规则、询问证人的方式或惩戒类型却不见于圣经。我们当以智慧确保自己能公正地处理证据、询问证人，选择合理的惩戒措施——这一切都要按圣经本身的教导而行。

所有这些智慧都记载于我们的《教会治理章程》中。有些宗派会收集对其《教会治理章程》的所有修订，每五年出一次新版本。其他宗派如美国长老会则会采用活页夹形式，以便逐年增补修订内容。关键在于，无人认为《教会治理章程》中的所有规条具有“神圣权利”。我们都承认教会治理体系是人所建构的，并从两个方面体现出了这种认知。

第一种方式体现在我们的按立誓约中。如，在美国长老会，所有圣职人员都会被问及：“你是否认可美国长老会符合圣经治理总原则的治理形式和惩戒规范？”¹⁵ 认可这个词相较于其他誓约显得相对温和——其他誓约要求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无误的道，并“真诚领受和接受”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我们认可《教会治理章程》，因其符合圣经治理原则，但并不认为它与圣经甚至教义标准有同等的权威。

第二种方式体现为：《教会治理章程》的修订标准远低于修改《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或《教理问答》的标准。¹⁶ 若要修订《教会治理章程》，需

要获得一届总会的过半数支持、三分之二长老会的批准，以及次年总会的过半数认可。若涉及修订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的提案，则所有比例要求将提高至四分之三。这表明《教会治理章程》卷乃人所写的，代表我们最高的智慧，其标准低于我们称为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的教义文件。

长老会是否按立女性担任长老？原因何在？

女性按立问题长期以来是主流长老会，如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USA]）与更保守的长老会体系，如美国长老会或正统长老会（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之间的分水岭。其他主流宗派——近几十年来，大量教会脱离了福音派长老会和福音派长老会圣约联盟（ECO）——在教会职分观念上更为平等主义，会按立女性担任长老与执事。

保守派福音派长老会不按立女性的简要答案是：我们认为圣经不允许这样做。或用更积极的表述：我们相信圣经教导长老职分是为男性设立的。提摩太前书 3 章与提多书 1 章都假定，任何通过监督堂会来担任长老的人，都是“一个妇人的丈夫”（直

译为“一个女人的男人”），且善于治理自己的家（参看提前 3:2, 4；多 1:6）。同样，当男性领导地位确立后，妇女不可僭越那权柄。在集体敬拜的语境中，男性长老当以权柄教导上帝的道（参看提前 2:12）。¹⁷

然而正如我们已阐述的，长老职分并非辖制他人或以严厉手段监管（参看彼前 5:1-3）。相反，此职分是为服侍而设，监督之责旨在带来真实而充满爱心的关怀。凡好争竞、性情暴戾者，皆显明其不配担任任何教会职分。圣经要求教导真道者当存心忍耐、恩慈待人、温良柔和（参看提后 2:24-25）。

如何向他人概述长老会及其祝福？

我会直接给他们这本小册子！但若手边没有这本小册子，我会如此回答：长老会提供了一套基于圣经教导的教义体系与教会治理模式，以及敬拜形式——这一切都根植于那位有至高主权的上帝、罪恶的人类，以及名为耶稣的荣耀救主。作为教义体系，长老会持守一种“大上帝”神学——我们那有至高主权的上帝是真正的君王，他统管世界并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施行救赎。作为一种教会治理体制，长老制顺服基督的统治，即基督藉着他所赐予的长老来牧养他的子民，从而治理教会。长老会制度强调以常规的蒙恩之道作为敬拜形式。藉着圣道、圣礼与祷告，上帝的灵从内而外地更新我们，为那末日将要显现的荣耀预备我们——当耶稣再来时，他必使我们从死里复活。

由此概述可见，长老会实在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恩典。它指向那位统管并救赎我们的慈爱天父；仰望那位救主，他藉着赐给我们忠心、仁爱、谦卑的牧者来牧养我们与他的教会，带领我们平安归回天家；我们仰望那位圣灵保惠师，他藉着常规崇拜更新我们；我们也仰望那被称为教会的子民，他们与我们同走天路，直到我们面对面见主耶稣。上帝在这长老会教会中赐予我们的福分是何等丰盛！

推荐资源

- Golden, Ken. *Presbytopia: What It Means to Be Presbyterian*. Christian Focus, 2016.
- Hart, D. G., and John R. Muether. *Seeking a Better Country: 300 Years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ism*. P&R Publishing, 2007.
- Letham, Robert.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Reading Its Theology in Historical Context*. P&R Publishing, 2009.
- Lucas, Sean Michael. *For a Continuing Church: The Root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P&R Publishing, 2015.
- Lucas, Sean Michael. *On Being Presbyterian: Our Beliefs, Practices, and Stories*. P&R Publishing, 2006.
- Miller, Samuel. *Presbyterianism: Its History, Doctrine, Government, and Worship*. Edited by Harrison Perkins. Log College Press, 2020.
- Paul, Robert S. *The Assembly of the Lord: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and the "Grand Debate."* T&T Clark, 1983.
- Waters, Guy Prentiss. *How Jesus Runs the Church*. P&R Publishing, 2011.
- Waters, Guy. *Well Ordered, Living Well: A Field Guide to Presbyterian Church Government*. 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 2022.

注释

序言

- 1 David E. Garland, *1 Corinthians*, 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Baker Academic, 2003), 674.

引言: 认识长老会传统

- 1 誓约派 (Covenanters) 是指那些在1638年签署了《苏格兰民族誓约》，并随后想要基于对长老会教会治理体制的共同誓约，联合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人。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后，随着圣公宗原则在苏格兰被强制推行，许多誓约派因坚守“基督的冠冕与圣约”而殉道。关于他们的通俗入门介绍，可参阅Jock Purves, *Fair Sunshine: Character Studies of the Scottish Covenanters* (Banner of Truth, 1968).

第1章: 什么是长老制？

- 1 更详尽的作品是Sean Michael Lucas, *On Being Presbyterian: Our Beliefs, Practices, and Stories* (P&R Publishing, 2006).
- 2 对于美国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的成员而言，关于该宗派的记述见Sean Michael Lucas, *For a Continuing Church: The Root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P&R Publishing, 2015).
- 3 See Daniel Silliman, “‘Nondenominational’ Is Now the Largest Segment of American Protestants,”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6, 2022,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news/2022/november/religion-census-nondenominational-church-growth-nons.html>.
- 4 本章其余部分以修改后的形式借鉴自Sean Michael Lucas, “by Faith, June 22, 2023, <https://byfaithonline.com/why-being-in-a-denomination-like-the-pca-is-a-good-thing/>.

- 5 Francis Makemie to Benjamin Colman, 28 March 1707, in the appendix of Charles Augustus Briggs, *American Presbyterianism: Its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Edinburgh, 1885).

第2章: 上帝的全权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

- 1 “南方长老会”指的是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简称PCUS, 即前邦联各州中主流的长老会教派。PCUS于1983年与北方长老会分支(美国联合长老会,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合并, 形成了美利坚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USA)。PCUS放弃了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所概括的归正信仰, 因此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简称PCA)随之成立。关于这一切的更多信息, 见SeanMichael Lucas, *For a Continuing Church: The Root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P&R Publishing, 2015)。
- 2 Heidelberg Catechism, answer 26.
- 3 See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answer 1.
- 4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answer 11.
- 5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 Henry Beveridge, vol. 1 (Edinburgh, 1845), 2.2.15.
- 6 Article 58 within "Our World Belongs to God,"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last accessed April 24, 2025, available at <https://www.crcna.org/welcome/beliefs/contemporary-testimony/our-world-belongs-god>.

第3章: 基督的王权如何塑造我们的教会

- 1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chapter 8.3.
- 2 见Philip H. Towner, *The Letters to Timothy and Titus*,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Eerdmans, 2006), 242–47。
- 3 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约翰·欧文给出了详尽的论证, 主张使徒行传

- 14:23所描述的是通过举手选举长老。见Owen, “The True Nature of a Gospel Church and Its Government,” in *The Works of John Owen*, vol. 16, *The Church and the Bible*, ed. William Gould (1853, repr., Banner of Truth, 1968), 60–68。
- 4 接下来的四段内容，大部分源自与Parker Tenent共同编写的材料，他是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独立长老教会（Independent Presbyterian Church）的副牧师之一，这些材料曾是我们同工培训的一部分。
- 5 W. Philip Keller, *A Shepherd Looks at Psalm 23* (repr., Zondervan, 2015), chap. 3, Kindle.6 Andrew Murray, *Humility: The Journey Toward Holiness* (repr., Bethany House, 2001), 46.
- 7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court,” accessed April 15, 2025,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court>.
- 8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Book of Church Order, 21-5, 24-6, last updated June 11–14, 202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www.pcaac.org/book-of-church-order/>.
- 9 见《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21:3–5。

第4章: 圣灵如何使用寻常之道塑造我们的生命

- 1 本章是对Sean Michael Lucas, “The Ordinary Christian Church,” *Tabletalk* (August 2014): 22–25的详细修订与扩充。
- 2 罗马天主教的“共存说”教义认为，基督的整个身体都包含在圣餐的每一种要素中。因此，神父在圣餐中不把圣杯分给平信徒，只将饼交给平信徒。而以“两种形式”领圣餐（即同时将饼和杯给平信徒）的实践，则成为约翰·胡斯以及后来的改教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见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ed. F. L. Cross and E. A. Livingstone, 3rd rev.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在名为“concomitance”的这一部分之下。
- 3 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 “John Calvin the Theologian,” in *Calvin and Augustine*, ed. Samuel G. Craig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56), 484–85; 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 “The Man and His Work,” in *The Works of B. B. Warfield*, vol. 5, Calvin and Calvinism (1931; repr., Baker, 1991),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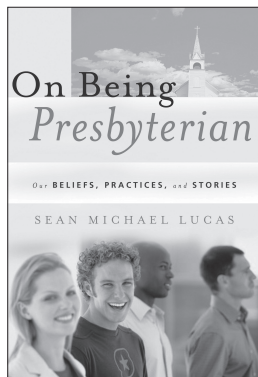
- 4 John Calvin, *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ed. J. T. McNeill, trans. F. L. Battles, vol. 2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0), 4.1.4.
- 5 Martin Luther, "Treatise on Good Works," in *The Annotated Luther*, vol. 1, *The Roots of Reform*, ed. Timothy J. Wengert (Fortress, 2015), 269.
- 6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vol. 1, *The First Five Centuries* (Harper & Brothers, 1943), 116.
- 7 See James Montgomery Boice, *Acts: An Expository Commentary* (1997; repr., Baker, 2006), 316.
- 8 See 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 questions 155, 157, 159, and 160.
- 9 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 answer 168. See also answer 161.
- 10 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 answer 182.
- 11 See 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 answer 154.
- 12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1.7.
- 13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18.3.
- 14 Thomas F. Torrance, trans. and ed., *The Mystery of the Lord's Supper: Sermons on the Sacrament Preached in the Kirk of Edinburgh by Robert Bruce in A.D. 1589* (James Clarke, 1958), 84–85.

长老会信仰问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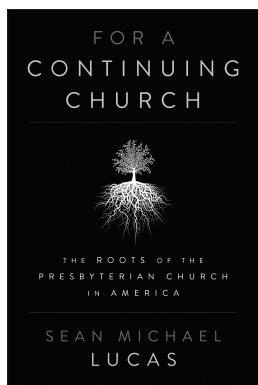
- 1 你可能知道，每个地方教会长老会都需保留基本的议事记录。这类会议“纪要”往往极为详尽；像我这样的教会历史研究者对此珍视有加。但最基础的会议纪要需记载如下信息：会议开始时间、召开地点、开场与结束祷告者，以及会议期间长老会所采取的行动或决议。
- 2 Breckinridge最初于1843年在他主编的期刊《十九世纪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XIX Century*）上发表了这些观点，但后来又在《南方长老会评论》（*Southern Presbyterian Review*）上重新刊载：“长老制并非等级制，而是共和体制”*Southern Presbyterian Review* 33, no. 2 (1882): 258–90; “长老会按立并非巫术，而是一种治理行为”，

- Southern Presbyterian Review, 33, no. 2 (1882): 463–518. 这两篇文章的链接以及关于Breckinridge的详尽传记，均见于Barry Waugh, “*The Southern Presbyterian Review* Digitization Project: Author Biography—Robert Jefferson Breckinridge,” PCA Historical Center, accessed May 16, 2024, <https://www.pcahistory.org/HCLibrary/periodicals/spr/bios/breckinridge.html>. 3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Book of Church Order, 12-2, 24-2, last updated June 11–14, 202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www.pcaac.org/book-of-church-order/>.
- 4 Book of Church Order, 21-5 (4); 24-6 (5).
- 5 对此的大致描述见Sean Michael Lucas,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Presbyterianism in North America,”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esbyterianism*, ed. Gary Scott Smith and P. C.Keme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51–71.。
- 6 见Book of Church Order, 57-5 (1-3)。
- 7 关于婴儿洗礼的入门介绍，以及它为何对父母、孩子和教会都是祝福，见Jason Helopoulos, *Covenantal Baptism, Blessings of the Faith* (P&R Publishing, 2021).
- 8 Book of Church Order, 57-5 (5).
- 9 亦见《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20.2。
- 10 《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14问。
- 11 Book of Church Order, 21-5 (6).
- 12 治理长老和执事也要立下类似的誓言：“你是否承诺努力追求教会的纯净、和平、合一与造就？”Book of Church Order, 24-6 (6).
- 13 Book of Church Order, 6-4.
- 14 见《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2问。
- 15 Book of Church Order, 24-6 (3).

肖恩·迈克尔·卢卡斯的其他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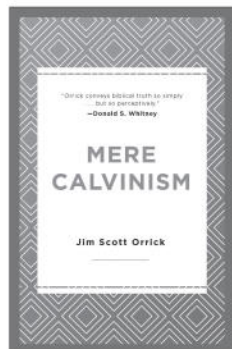


作为长老会信徒，意味着持守独特的信仰、实践与传统。这本书旨在装备信徒，带领他们认识长老会教会的实践，使之能将其化为己有。



本书是一部完整的学术著作，首次详细地阐述了促成美国长老会诞生的神学与社会力量，囊括了原始档案、报纸及杂志材料。

P&R出版社其他著作



“本书读来如同一则佳话，融入了有关该题材作品中罕见的文学技巧。奥里克的个人技艺和广博的人文知识——从狩猎、养蜂、鞣制兽皮……到文学创作等等——皆被用于激发兴趣，并增强这些深奥神学论述的清晰性。他对代赎中可量化要素的反思，或许堪称现存的最佳论述。”

——**托马斯·J·内特尔斯**，历史神学资深教授，美南浸信会神学院，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

长老会对你有益！这本浅显易读的概述专为教会的成员课程、初入长老会的新成员以及希望温故知新的老成员而设计。书中展示了传统长老会对父的主权、子的王权以及圣灵的持续工作的强调，展现了这些如何能在你参与教会生活时，切实有益于你的灵性健康。

《信仰的祝福》系列丛书专为教会而写，旨在介绍并高举改革宗教义与实践。每本书都对其主题进行简短而实用的概述，并附有讨论问题和详尽的问答部分。

“文笔优美、清晰易懂、引人入胜、鼓舞人心、见解深刻，并且配有有益的插图。每一间长老会教会和每一位长老会成员都应该将这本书收藏在书架上。”

——盖伊 - M. 理查德，亚特兰大改革宗神学院院长

“卢卡斯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真正精彩的长老会入门之作。”

——安德鲁 - J. 马丁，圣约神学院系统神学副教授

“这是一部简洁而通俗的入门书，阐述了界定长老会身份的核心信仰。卢卡斯……以清晰和深度阐发了长老会神学与体制的丰富内涵。”

——特伦特 - 卡斯托，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圣约长老会主任牧师

肖恩 - 迈克尔 - 卢卡斯（西敏斯特神学院哲学博士）是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独立长老会的主任牧师，同时担任改革宗神学院校监教会史教授。

